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5  
6



文庫 11  
D 295  
6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一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幸輔一

耶律楚材 子鑄 粘合重山 子南 鎮海 楊惟中 趙璧

史天澤 子格 廉希憲 父希魯海牙 商挺 趙良弼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 繼輔志云王子婁國為燕京留守遂居燕

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 宋子貞神道碑云楚材以明昌元年六

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他日必成偉器且生三歲而孤母楊

當為異國用因取左氏楚材昔用以為名字 氏教之學比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衍數之說為文

若宿構者 輟耕錄云楚材言西域曆五星密於 金貞祐初辟為

掾後遷燕京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京求遼宗室名至楚材

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謂曰遼金世讎朕為汝雪之對曰



010190562986

臣父祖嘗委質事金既為臣子敢讎君父邪帝重其言處之左  
右歲巳卯夏六月帝西討回鶻國禡旗之日雨雪深三尺帝疑  
之對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  
曰回鶻國主當死中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善造弓見寵于帝  
每言國家方重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治  
天下者可不用天下匠邪帝聞之喜日見親用國初未有曆西  
域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  
月當蝕西域人口不蝕至期果蝕八分續綱目云楚材從征西  
庚午元曆上之燕居叢談云庚辰歲楚材在尋斯干城當五  
月望以大明曆考之太陰當虧二分食其子正時在宵中是夜  
候之未盡初更而月已蝕蓋大明之子正乎此唐一行有星差之  
說謂千里互差一時者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真將  
是也其說與本傳不同易主矣未幾金宣宗果殂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

鼎以相符驗然後行甲申帝至東印度國駐鐵門關有一獸鹿  
形馬尾色綠而獨角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怪  
問之對曰瑞獸也其名用端能解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  
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民皆陛下子願承天心以全  
民命帝即日班師輟耕錄云帝駐師印度忽有大獸一角如犀  
震盪獨楚材進曰此名用端乃旄星之精聖人在位則斯獸奉  
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  
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  
既而軍中病疫得大黃輒愈全活者萬人帝自經營西土未暇  
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燕京留後石抹威得十大帥石抹明  
安子也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即入奏請禁州郡非  
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必待報違者罪死于是貪暴之  
風稍戢燕多劇盜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劫取財物不與則殺

之遣楚材窮治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戮首惡者于市燕民始安已丑秋太宗將卽位擇期八月二十日宗親議未決時拖雷方監國問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翼太宗登寶位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遽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國初尊屬行拜禮自此始齊云諸國來朝者多以後期應死楚材言陛下新卽位願無虧白道子蓋時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獨請肆赦且條便宜十八事大畧言州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及貿易借貸官物者罪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罪監守自盜官物者死應犯罪至死者待報然後決帝悉從之初太祖之征西域也

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羣言漢人無補於國不若空其人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鐵酒醋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太祖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課稅所使副悉用士人以陳時可趙昉劉中等充之辛卯秋太宗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於庭帝顧之悅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錢幣充足如此始立中書省卽日拜楚材爲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得先白楚材舉鎮海粘合重山爲左右丞相權貴不能平咸得十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多用親舊必有二心請奏誅之宗王遣使以告帝不聽已而咸得十爲人所訴帝命楚材按治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土他日治之未晚帝謂侍臣曰楚材

續通志卷之十一  
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中貴可思不花請採金銀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往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事遂寢壬辰春帝南征將渡河詔流民來降者免死楚材請製旗數百給降民使歸田里初蒙古之制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卽爲拒命旣克必屠之汴京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曰金人抗拒日久請屠其城楚材聞之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殺之將一無所獲是徒勞也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勿問時避兵在汴者全活凡百四十七萬戶碑云其後取江漢諸城當河南破時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詔凡居因以爲例停逃民者滅其家鄉社連坐由是逃者多殍死楚材從容進曰

河南旣平民皆朝廷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未下楚材奏曰往者吾民逃罪或聚於此故以死拒守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詔定中原戶籍羣臣共欲以丁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出征俘獲往往寄匿他郡楚材因括戶口並出爲民容隱者死朝議欲遣回鶻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楚材謂中原西域相去萬里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作宜各從其便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初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惟易一餅民困國匱當爲鑿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帝議裂州縣賜

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金帛帝曰已許之矣奈何楚材曰朝廷張官置吏收其額賦歲終頒之使毋擅徵斂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田賦分上中下三則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待臣脫歡奏簡天下室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八人已足備使令今復選取臣恐擾民待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拘民間牝馬楚材言漢地非產馬之鄉行之後必為例是擾天下也事乃已一日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試之乃命宣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校分經義詞賦論為三科雖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勿遣者死得士凡四十人並復其家免為奴者

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貸回鵠賈銀以償官息累數倍名羊羔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著為令民間所負者官代償之凡七萬六千錠名臣事畧云國初盜賊充斥歲不獲者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以萬計所在官吏取借回鵠債銀周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往往破家散族不能償楚材請于一又一衡量給符印定均輸立驛傳庶政畧備上悉以官銀代還民稍蘇息焉續綱目云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楚材皆得自起驛馬所至供饋稍緩輒被箠館有二道士爭長誣人不能堪楚材請給牌劑定分例其弊始革其仇為逃軍結中貴虐殺之楚材按收中貴帝怒繫楚材既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曰臣備位中書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今釋臣是無罪也輕易反覆如戲小兒何以辨國事帝溫言慰之曰朕日出萬言寧無過舉楚材乃頓首謝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

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見施行碑云戊戌天下大旱蝗

行倚闕上曰恐國用不足楚材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初

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

楚材奏除逃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賊敗帝詰楚

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何故乃有此輩對曰三綱五常聖人

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

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燕京富人劉忽

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陰結權貴以銀百萬兩撲買天下課

稅大學衍義補云撲買之名起于宋開寶三年謂通計楚材謂

應得稅錢任辦此數先輸之官而聽其取贏于民也楚材謂

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

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為平平千古之下

自有定論後有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大方通鑑云楚材

多合行選試有經通者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數諫不

始給牒受戒餘並汰斥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

救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初楚材定課額歲止五十萬兩及河

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餘萬全是回鶻人奧都刺合蠻請以

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極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

爾欲博鬪邪又欲為百姓哭邪姑試行之楚材不能奪歎曰民

之困窮將自此始矣辛丑春帝疾篤醫言脈已絕六皇后乃馬

真氏不知所為召楚材問計對曰古人一言而榮惑退舍今囚

繫非辜者多請肆赦天下后意欲急行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

之帝少蘇后以為言帝首肯赦下之明日疾果愈十一月帝將

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帝不從獵五日而崩于行在

后以儲事問楚材正色曰此非外姓臣敢知自有先皇遺詔在

遵而行之社稷幸甚后不聽竟自稱制于和林時奧都刺合蠻

續通志

卷十一

五

幸輔一

以貨得政柄后付以緡寶空紙俾任意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刺合巒奏准事理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果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先後歷事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尚能以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深加敬憚甲辰五月以憂卒于位年五十五后賻贈特厚有譖之者言其在相位久天下財賦半入其家后命衛士覈視其庫藏唯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文宗至順元年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碑云楚材天資英邁雖案牘滿前左酬子日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

楚材為相定賦稅權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與准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徒投書誣毀計

收拜乘宮閣達像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憤懣以死

元詩選載

集十四卷

子鑄字成仲嗣領中書省事時年二十三上言宜

疎禁網遂採歷代德政合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從憲宗征蜀領侍衛驍果軍屢出奇計攻下城邑會阿里不哥反鑄棄妻子自朔方來歸世祖嘉其忠賞賜優厚中統二年拜中書左丞相監修遼金史尋將兵備北邊後引兵扈從敗阿里不哥於上都至元初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俄命行省山東遷調所部官屬尋召還初清廟雅樂止有登歌詔鑄製宮縣八佾舞樂舞成表上之賜名大成之樂十年加平章軍國重事自是時罷時復十四年冬以雨雪愆期帝使問便民事鑄曰足食之道唯節浮費靡穀之多無踰趨藁况自周漢以來常有明禁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罷止十九年復拜左丞相奏言有司以采室女乘機害民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



賜其父母否則遣還庶不致大擾並從之二十一年坐事罷沒家  
貲之半徙居山後遂卒文宗至順元年追贈懿寧王諡文忠  
孫希亮字明甫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歸鑄生希亮於和林  
南之涼樓曰禿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故亦曰禿忽思憲  
宗嘗遣鑄覈錢糧于燕鑄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  
願攜諸子往就學許之北至燕令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  
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憲宗征蜀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憲宗  
崩希亮將輜重北歸陝右世祖卽位阿里不哥反渾都海在陝  
應之鑄子身歸朝渾都海怒使人監希亮母子各之行至西涼  
甘州會叛將阿藍答兒自和林至見希亮問而父安在對曰不  
知與吾父共事者宜知之渾都海詎曰我焉得知而父今亡命  
東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謂不知使吾知之亦從而去安  
得獨留旣而渾都海等爲大兵所殺衆推哈刺不花爲帥帥故  
與鑄有婚姻鑄又嘗周恤其病至是謂希亮曰我受而父恩今  
於汝報遂釋希亮縛挾之北走希亮兄弟相扶攜徒步萬里不  
火食者常累日是歲中統元年也三年從定宗幼子大名王與  
宗王阿魯忽興師至不刺城與阿里不哥兵戰屢捷四年春至  
可失哈里城世祖遣不華出至王所以璽書召希亮赴闕乃由  
苦先城至哈刺火州出伊州涉大漠而還八月入覲世祖于上  
都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狀上憐之賜鈔幣授爲符寶郎世祖  
常命希亮問宋諸降將日本可伐否衆皆曰可希亮獨曰宋與  
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後興師未晚  
世祖然其言有太府監令史盧贊言于監官曰各路貢布唯平  
陽獨長以故諸怯薛歹爭取苟截其長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

截者可倚髹漆宮殿用監官從之左右以其事聞帝詰之監官  
 惶悚惟歸罪於贊帝命斬贊希亮遇諸塗贊呼冤希亮戒行刑  
 者稍緩具以實入奏如贊語帝令董文用復讞竟得釋累遷吏  
 部尙書帝駐蹕察納兒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文用問大都近  
 事希亮曰圉圉多囚耳世祖方欲枕臥忽寤問其故奏曰近有  
 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斬以是日多帝驚曰孰傳此言侍臣脫兒  
 察曰陛下在南坡曾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爲  
 令希亮曰令既出矣必明其誤以安民心帝卽令希亮至大都  
 宣諭并釋囚者希亮以跋涉西土久足病痿孳乃謝事居灤陽  
 二十餘年武宗立特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希亮因類次  
 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泰定四年卒于京年  
 八十一追封漆水郡公諡忠嘉希亮性至孝當困厄還方家貴

散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寫盧陳列致祭竭誠盡敬溯漢人

咸相聚來觀歎曰此中華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所著詩文及

從軍紀行錄三十卷名縻軒集按楚材妻蘓氏東坡四世孫大

或州刺史彌之女有賢德問曰定亂開基在承天意得民爲守用儒以濟創一統業

垂百年制重道崇文力排羣議王者之興必有名世

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國初爲質子知金將亡遂委贊焉太祖

使入宿衛從圍涼州執大旗指麾六軍手中流矢不爲動旣官

侍從數得侍內宴因諫曰臣聞天子先天下而憂憂之未有不

治忘憂未有能治者置酒爲樂忘憂之漸也帝深嘉納之太宗

卽位拜左丞相時耶律楚材爲中書令凡建官立法任賢使能

與分郡邑定課賦通漕運足國用多佐成焉七年從伐宋取江

淮諸州邑降其民三十餘萬不戮一人已復還中書視事未踰

年卒追封魏國公諡忠武 子南合先爲江淮安撫使時大將  
察罕圍壽春七閱月始下欲屠城南合曰不降者獨守將耳民  
何罪由是獲免嘗言于世祖曰李壇承國厚恩坐制一方然其  
人多詐叛無日矣及壇反益都時南合方官秦蜀行省右丞帝  
遣使諭之曰卿言猶在耳李壇果反矣卿宜固守西鄙對曰臣  
謹受詔不敢以西鄙貽陛下憂明年授中書平章政事卒諡宣  
昭封爵如其父

鎮海怯烈台氏初以軍伍長隨太祖回飲班朱尼河水從征乃  
蠻攻曲出與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溫犂丹女真河西諸國所俘  
丁口以萬計悉上獻命屯田阿魯歡之地立鎮海城戍之從太  
祖次桓州與金戰矢中胸臆間裹瘡而出者數四軍聲大振旣  
破燕命於城中環射四箭凡箭所至園池却舍悉以賜焉太宗

卽位拜中書右丞相扈從至西京攻下河中河南諸州以功賜

恩州一千戶先是收天下童男女及工匠置局弘州旣而得西  
域織金綺紋工及汴京織毛褐工各三百餘戶皆分隸弘州局  
命鎮海爲世業定宗卽位以先朝舊臣位如故卒年八十四  
子勃古思襲封邑從世祖征大理結浮橋於金沙江濟師官至  
保定路達魯花赤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以孤童子事太宗年二十奉使西域三  
十餘國宣布德威俾各籍戶口屬吏數年乃歸會皇子濶出伐  
宋太宗命惟中于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軍光隨郢  
復諸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遺書送燕京  
及還建太極書院周惇頤祠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延儒  
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慨然欲以道濟天下

郝經周子祠堂  
記云初周子祠  
宰輔一

祀之禮盛于江左而未至河朔惟中領中書始嗜其學乃建祠于燕都以二程張湯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奠又刻太極圖通于祠壁俄拜中書令太宗崩皇后稱制惟中不動聲色以一相獨任天下尋出為平陽道宜慰使斷事官斜徹橫恣不法惟中按誅之憲宗即位太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立河南道經畧司于汴奏惟中趙璧等為使初河南總管劉福性殘虐民受甌將二十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出惟中設大梃于坐復召之使謂曰不奉命將以軍法從事福不得已以數千人擁衛至惟中即握大梃擊仆地數日福死河南大治遷京兆宣撫使時諸軍帥多橫侈病民有郭千戶者尤甚至殺人夫而奪其妻惟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嘗語人曰吾非好殺但國家綱紀不立此曹賊害良民無所控告不去之不可太弟總統東師奏惟中為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撫使俾建行臺令蒙古漢軍諸帥並

聽節制師還卒于蔡州 忠肅

用曰河朔荆榛聖學幾熄百餘年間馳名晦蝕偉哉楊公為儒羽翼日月經天自南而北

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世祖為太弟時聞其賢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後宮親製衣衣之寵遇無比初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授儒書且敕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虞集道園論議云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時從馬上聽其陳說辭旨明貫輒大喜一日憲宗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太弟曰秀才渾身是膽邪有斷事官牙老瓦赤者持其印請于帝曰此先朝所賜今陛下登極將仍用舊印邪抑易以新者邪時璧侍旁呵之曰用汝與否尚須聖裁乃敢以印為請奪其印置帝前帝默然久之曰朕亦

不能爲此其人竟不復用歲壬子出爲河南經畧使有劉萬戶者素貪淫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爲虐強取民間有色女三十餘人壁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大驚會天雨雪因詣壁賀曰經畧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爲瑞應壁曰如董主簿者尙不乏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歸臥病數日以懼死世祖卽位拜中書平章政事李壇反從親王哈必赤往討時壇已據濟南諸軍乏食壁從濟河得粟及羊豕饋軍軍聲大振帝欲爲文檄宋稟數易皆不稱旨召壁爲之文成帝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命詣都元帥阿朮軍俾同行漢軍都元帥事宋將夏貴率兵自武昌溯流援襄陽時漢水暴漲壁據險設伏以待貴果中夜潛上壁策馬出鹿門山行三十餘里伏發奪其五舟及日阿朮領騎兵壁率水軍合戰于虎尾洲貴大敗走尋

國王頭輦哥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聚兵平壤壁與于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有年矣外雖卑詞臣貢內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已死王實無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國于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也因遣使入奏帝從之師還復拜平章政事卒于位諡忠亮

史天澤字潤甫大興永清人身長八尺吐響如洪鐘從其兄天

倪帥真定

李磐神道碑云父乘直生三子伯天倪仲天安天澤

年從攻北京下之以國兵南下乘直率鄉里詣木華黎軍門降明

鎮其地後五年武仙以真定降命天倪爲河北西路都元帥仙

副之署天澤乙酉春天倪遣天澤護母北歸甫行而天倪爲武

仙所害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猝部曲

散在近郊公能返轡當不招自至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讎不返

續北南錄 卷十一 辛補一

兵雖死何敢避卽傾貲裝易鐵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  
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李魯言狀且乞師李魯卽命天澤嗣兄  
職遣肖乃台將銳卒三千來援仙驍將葛鐵槍擁衆拒戰天澤  
生擒之乘勢下中山畧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其兄天安在  
白霄開變亦提兵至共擊仙仙敗奔雙門天澤遂復真定宋大  
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復取真定天澤扼諸贊皇義斌勢  
威焚山自守天澤以鐵騎摧鋒入獲義斌斬之旣而仙遣謀者  
潛結死士匿城中爲內應仙夜斬關入據城天澤踰城東出至  
藁城求援于中山知府董俊俊授以勁卒天澤夜赴真定會肖  
乃台軍亦至捕斬叛者三百餘人仙挾數騎退保西山抱犢砦  
肖乃台忿民之反覆驅萬餘人至城下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  
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脅耳力爭得釋乃繕城壁立

樓櫓招集流散急攻抱犢砦下之仙遁入汲縣相衛諸州皆降

太宗卽位議立三萬戶分統漢兵天澤適入覲命爲真定河間

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續綱目云三萬戶史天澤劉黑馬蕭札刺是也庚寅冬武仙

復屯兵衛州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率衆來援天澤

以千騎與大軍前後夾擊仙敗去遂復衛州壬辰春太宗由白

坡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皇弟拖雷已破金軍

于三峰山乃命畧地京東招降太康柘縣瓦岡睢州追斬金將

完顏慶山奴于陽邑金主令完顏白撒將兵八萬自黃陵岡來

襲新衛州天澤輕騎馳赴比至圍已合天澤單騎舞稍突至城

下呼守者曰汝曹勉力援兵且夕且至復躍出衆皆披靡遂與

大軍急擊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追至與諸軍會新衛王惲家傳作睢

陽大軍圍蔡天澤當其北而結棧潛渡汝水血戰累日金亡天

陽

澤始還真定時政煩賦重民間貸羊羔利錢以輸官繼以歲饑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

中戶為軍上下戶為民著為定籍家傳云監部惟哥撒兒以兵數萬散處州郡間伐桑蹂稼

并里騷然天澤奏太后悉徙居嶺北尋移軍伐宋從皇子曲出攻棗陽襄陽又從

宗王口溫不花圍光州攻壽春乘勝而南所向輒克時世祖在

藩邸極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奏以天澤為經畧使至則誅郡

邑長貳之尤貪橫者數人境內大治戊午秋從憲宗取蜀駐合

州軍中大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艤艘千餘泝嘉陵江而

上天澤親率舟師順流縱擊追至重慶而還憲宗崩天澤護帝

璽奉樞北歸世祖即位問以治安之道天澤疏對大畧請立省

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除貪殘以任

賢能願祿秩以養廉節禁賄賂以防奸慝帝皆嘉納繼命往鄂

州撤江上軍還授河南宣撫使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畧使中

統二年拜中書右丞相既柄政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中堂

云天澤既相事皆讓同官曰天澤本武臣何克負荷但物務未

安者老夫通譯其間為諸君條達耳相則曷敢當衆服其謙退

李壇反命天澤專征道聞壇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豈無能為也

至則進說親王哈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

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奔軼四閱月城中食盡衆潰出降斬壇

于軍門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俾諸將皆聽節制天澤至軍

中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諸將當憲宗時嘗奏

言臣始攝兄職今臣有二子分掌兵民臣復任經畧使一家

處三要職臣竊不安乞賜罷帝不許至是言者謂李壇之變由

外藩權太重天澤復奏兵民之柄不可盡專一門乞罷子弟之

在官者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姪即日解兵柄者十七

人至元三年以天澤為樞密副使家傳云議建三衛明年仍拜中書左丞相六年救董師襄陽至則與元帥阿朮阿里海牙同相要害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俾南北不相通為必取計尋以疾還八年加平章軍國重事帝曰兩省院臺遇大事卿可共商之小事不以煩也十年春復與阿朮等進拔樊城襄陽降詔諭曰卿自朕祖宗以來宣力最久且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為憂可北歸善自調護歸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偕尚醫馳視天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它卒年七十四計開帝震悼賜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諡忠武後封鎮陽王天澤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

漢告州婦之語曰願相公無權與州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

言者慙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者悉為治其生而賓禮之後

多致顯達破歸德釋李大節狀碑俱作李正臣不殺送至真定署為參

謀衛州五城為食邑命王昌齡王昌齡治之舊人多不平而莫

能間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此郭子儀

曹彬云行狀云天澤初紹見職及兄子楫長即奏請還職太宗

姪權充唐鄧軍萬戶憲宗駐六盤山詔發兵為兵都總管又奏次

澤子為帥天澤曰吾昆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之子未也幸

先之竟以姪樞充新軍萬戶輟耕錄云天澤髭鬚早白一朝

忽盡黑世皇見之驚問對曰臣覽鏡見髭鬚盡白竊傷年且暮

盡忠之日短因染之使子格字晉明初為鄧州舊軍萬戶從

報効之心不異疇昔耳

攻襄陽平章阿朮將二十三萬戶居前每五萬戶擇一人為統

帥格居其一格軍先渡江為宋將程鵬飛所却身被三創尋復

大戰中流矢鵬飛亦被七創乃敗走從攻潭州礮激柵木傷肩



矢貫其手，裹創先登克之。授軍民安撫使，從攻靜江。衆以輜輹自蔽，擊城格所當破。備雨下車，不得前，乃伺隙率衆攀堞而上。拔其城，靜江被兵久，溪洞諸蠻皆入雲南。格遣使招諭來者五十餘州。雲南平之，事聞，詔聽格節度，授廣東西道宣慰使。劇賊蘇冲集宋潰卒據鎮龍山耕植於內，官軍畏暑莫敢入。橫象賓貴四州皆被掠，格築堡於其界，守以上兵，令官軍火其廬，柵民踐其禾稼，仲窮感遂降。累官江西行省右丞，餘子樟真定順天新軍萬戶，棣衛輝路轉運使，杞湖廣右丞，杞淮東廉訪使，梓同知，豐州楷同知，南陽府彬中書左丞，孫耀福建平章。

用曰：鎮陽惻惻執謙憂盛，闔門効忠，趣解兵柄，出入將相，明庭閱然舉，韋澳語願公無權武臣有此詎曰非賢。

廉希憲字善甫，畏吾兒人，父布魯海牙，年十八隨國主內附，充有誤毆人死者，吏論法當抵其子，號泣請代。布魯海牙令吏執赴市，戒曰：懼則殺之，旣而不懼，乃曰：誤毆傷人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因并釋焉。方拜燕南廉訪使，希憲適生，喜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應，啟吾宗乎。遂以廉爲姓。希憲生而魁偉，舉止異凡。兒甫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逸去，旣獲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勸止，得免。又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爲幼也。卽送繫府獄。杖之人，奇其識。世祖爲太弟時，希憲年十九，得入侍，篤好經史。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分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控制隴蜀，環匝諸王貴戚。

戶雜戎羗號難治希憲摘伏摧姦無稍避暇則從名儒許衡姚

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學校教育人材為根本計元明善神

道碑云又薦智仲可參綜府事題所居堂曰止善公退有旨凡

為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右格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為儒

家傳云有稍通章句者亦哀已未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入籍府

其請出私錢贖之俾附儒籍碑云上指庭實曰恣汝因言王

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所取希憲但取渠一券因言王

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還

者五百餘人會憲宗計至希憲啟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嫡弟

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位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

名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神器無主願速還京

師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命希憲先行觀變對曰聞劉太平霍

魯懷在關右渾都海屯守六盤征南諸軍尚散處秦蜀太平自

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其性險詐素畏殿下英武倘倚關中形

勝作異謀誠非細故請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事偵之時阿里

不哥構亂北邊遣脫忽思發河朔民為兵反形已著宗王塔察

兒東諸侯之長也欲往結好而難其使希憲請行乘間即以已

意白王宜首建翊戴功王許身任事歸啓其言世祖曰此事關

重大卿何不懼之甚邪庚申三月至開平宗室諸王皆勸進世

祖猶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為言且曰阿里不哥於殿

下為母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萬一正位號以璽書見徵我為

後時莫若早定大計世祖遂以明日即位良弼還自關右奏劉

太平霍魯懷反狀皆如希憲言會併陝西四川為一道以希憲

為宣撫使商挺副之趙良弼參議省事太平等聞之乘傳急入

京兆謀為變越二日希憲至宣布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斷

續通志 卷一百一 七 幸輔一

事官濶濶出來告渾都海已反殺所遣使者約其黨密里火者于成都乞台不花于青居同舉事又多遣蒙古軍奧魯官九奴忽等金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魯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名僚屬謂曰上新卽位倚任吾等正爲今日宜早爲之所乃遣萬戶劉黑馬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魯懷且得其與六盤要結狀置之獄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火者總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花具以驛聞時關中無兵命權帥汪良臣史作汪惟正誅輩諸軍討渾都海于六盤良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更發帑銀以充賞出庫幣以製軍衣良臣感激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蒙古官巴春史作巴春將之謂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仇張聲勢使不得東下則大事

濟矣俄有詔赦至希憲聞之曰太平魯懷豈常赦所可原者命誅于獄尸諸通衢然後出迎詔旋上書自劾停放行刑及擅調軍帥等罪帝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報曰朕委卿方面之任當便宜從事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隣奧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巴春獲之械至京兆請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猶懷反側彼軍見其主將囚執或生異心不若因其懼死並加寬釋使之感恩思報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巴春上策也初巴春旣執諸將一軍疑懼謀爲亂及知二將獲全乃大喜過望願出死力果得精騎數千巴春將與俱西及收宣撫司爲行中書省以希憲爲右丞行秦蜀省事渾都海聞京兆有備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宿敦爲書招其弟紐隣于是成都興

元青居諸路震動渾都海阿藍答兒合軍而東諸將戰失利朝  
 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合丹率騎  
 兵與良臣巴春等合大戰于甘東擒送二叛首磔之京兆市事  
 聞帝大喜曰希憲真男子也進行省平章賜宅一區時年僅三  
 十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敕軍吏禁俘掠違者千戶  
 以下與本犯同罪由是蜀民得安降者益衆東川帥欽察獲宋  
 臣張炳震王政送京兆二人俱以母老求歸希憲縱之還鎮戎  
 州有謀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案誅首惡五人餘不問碑云  
 帥欽察誣奏聞州降將楊大淵反希憲手書與大淵問誠撫慰大淵感泣軍府乃安宋將劉整以瀘州降  
 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  
 恩當得其死力展耕錄云劉整初附來蜀希憲據中坐令整入  
 政事堂頃之宋士在羈旅者數十人袖詩文求見希憲出至大  
 門肅入諸儒言困苦乞歸明日爲言于上皆遂其請或問其故

折辱之令知君臣義重若寒士皆誦法孔子者今斯文不絕如  
綫我更不尊禮 凡宋將家屬在北者歲給其資糧北人仕宋者

子弟得越界省親人皆感之興元判官費寅一作費蜀降人也

以私怨譖希憲與挺當李瓊叛時嘗繕城治兵潛蓄異志者九

事帝心動命右丞南合往代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會良弼亦

以死力辯其誣帝意尋解詔希憲還朝陛見奏曰方關陝叛亂

川蜀未寧臣便宜行事不謀佐貳誠如寅言罪止在臣請付有

司按治帝撫膺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

久拜中書平章政事建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

之臣咸令世守逮今將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部下都邑

長吏皆其隸役此前古所無急宜更張之于是始罷州縣官世

襲行黜陟遷轉法至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寢臥草

土廬墓旁一慟輒嘔血宰執以憂制未定欲力起之相與詣廬  
聞號痛聲竟不忍言而去未幾有詔奪情視事希憲雖不敢違  
然出則素服入必縗經及喪父亦如之時阿合馬領左右部專  
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莫敢問希憲窮治  
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曰吏廢法而貪民失  
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忠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  
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夔稷契之道贊輔太  
平良深抱愧今日小治未足多也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事希  
憲曰此闈宦預政之漸不可啓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  
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詔罷天澤政使待鞠希憲曰天澤事陛  
下久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  
察其心跡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  
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  
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明日召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簿者事  
遂解有訟東川帥欽察爲變者帝敕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  
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邪對曰欽察大帥以小人一言被誅  
民心必駭宜逮至與訟者廷質然後暴其罪於天下詔遣使按  
問其事竟無實得免希憲每於帝前論事無少回曲帝曰卿昔  
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尙爾木強邪對曰王府事輕  
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  
大丹敕中書給所需希憲奏曰秦皇漢武多爲方士誑惑堯舜  
得壽豈由大丹帝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  
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  
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初立御史臺設各道提刑按察司阿合馬

以不便於已請罷之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事無大於此者若欲罷之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可邪阿合馬語塞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贊馬丁常用事先朝為怨家所訴繫獄會赦得出時希憲在告未署牘車駕還自開平怨家復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不署以苟免邪遂入見以詔書為言帝曰詔釋囚耳何嘗有詔釋此人對曰獨不釋此人臣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為宰相有罪即當罷斥乃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家傳云希憲家居致子憂國之心食息不忘間一命之苛戚見顏開或一事裕民喜至忘寐每歎曰陽豈可無陰亦無絕理也聖人進君子抑小人道平一日帝問侍臣曰希憲家居何為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樂聞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益阿合馬因讒之曰

希憲日與妻孥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嘗有疾帝遣醫診視言需沙糖作飲時最艱得頃之阿合馬饋至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帝聞之特賜三斤國王頭輦哥鎮遼陽人言其擾民不便時希憲移疾已三年特起為北京行省平章將行命肩輿入見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帝道啓朕及鄂漢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政府要地卿實宜居顧自甘恬退耳遂霽戶不下數萬諸王駙馬分地在焉彼素憚卿名故特命往鎮卿宜體朕意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誣其嘗實息錢索甚急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捧下跪問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付獄吏其人惶懼乞哀國王頭輦哥亦為之請乃稍寬令待對夜舉營遁碑云塔察兒使者傳令國王起立聽希憲坐自如曰大臣

無為諸王屈也長公主入朝縱獵郊原希憲欲入奏公主恐曰從者擾

民吾實不知願以鈔萬五千貫還斂民之直自是貴人過者莫

敢縱在鎮甫年餘會阿里海牙取江陵圖地形來獻請命重臣

開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諭曰荆南初入版籍

欲使新附者感恩未來者向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

其心南土卑濕非卿所宜特以大事付託度卿不辭賜田以養

居者馬以給從者希憲曰臣每懼才識短淺不能負大任何敢

辭疾然敢辭新賜以安臣分比至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

塵中荆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兵民以安家傳云先是政

閉燈火禁嚴民驚疑未定希憲即目命諸軍歸營騎兵徙屯高

做以便牧養非調發不得輒出關城四門無得拘檢弛燈火禁

帖然首錄宋故官擇二十餘人以備採訪左右或難之希憲曰

今皆朝廷臣子何用致疑初宋故官入謁必廣羅珍貨希憲拒

之且曰汝等當念聖恩力圖報効今所饋若已物我取之為非

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斂於民則為罪滋大眾皆感激謝去

碑云希憲既不納諸人贊金見者輒獻所俘男女希憲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口稱廉民云令凡被俘之人

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掠病而棄之道者許諸人收

養病愈故主不得問私立契券質賣民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

其直先是江陵城外多壅水扞城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

給貧民為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賑公安饑

更大興學校選教官置經籍且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碑云撤

復竹林書院與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西南溪洞及思播重慶各土司俱越境請

降事聞帝曰累代非用兵不可得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

納上其為治可知矣名臣事畧云鎮遠溪洞蠻以樂工四十人

日而輩獨無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心帝以其臥疾久十四年

歲且天子仁聖不重羹音皆泣拜而回

實上其為治可知矣

春名還民號泣遮道相與請像建祠祀焉五月至上都太常卿  
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聞  
龍岡失火延及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  
未幾果有以徙置都邑奏者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  
與廷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乃以希憲語對  
帝曰希憲病甚顧猶慮及此邪議遂止徵揚州王仲明來視疾  
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曰卿得良醫行漸愈矣對曰醫不過  
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自加戒慎則或可望瘳設或縱情良醫  
何益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  
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  
病雖劇委之於天所憂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  
者殿下宜開聖意早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疴不可藥矣戒其子

曰大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己謂臯鼈稷契伊傅周公為

不可及是自棄耳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  
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明年十一  
月十九日有大星隕于舍旁流光照地是夕卒年僅五十成宗  
大德中累贈恒陽王諡文正子六人乎遼陽行省僉事恪台州  
路總管恂中書省平章忱邵武路總管恒御史中丞惇江西行  
省參政家傳云商挺以博古名世嘗謂宜蓄古器物以廣見聞  
希憲曰古物無古於易與書者他尚何求嘗于近郊建  
萬柳堂暇則從弟希賢字達父年二十與希憲同侍禁中小心  
置酒招客  
慎密至元初北部王拘殺使者世祖欲選使往諭廷臣推希賢  
可至則宣布上意辭旨條暢王悔謝贈貂裘一襲白金一笏還  
奏帝喜即以賜之丞相伯顏伐宋既渡江帝授希賢禮部尚書  
與工部侍郎嚴忠範秘書丞柴紫芝持國書使宋至建康希賢



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足為累希賢固請  
乃以銳卒五百與之行至獨公關守關者不知為使襲殺之張  
濡以為已功受宋上賞知廣德軍明年宋亡獲濡殺之遣使護  
希賢喪歸復籍濡資產給其家死時年二十九

問曰廉公孟子趙公論語正大無頗廉尤高舉不愧讀書  
為時良輔用雖不終讒莫能阻夫豈偶然炳烺千古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殷氏避宋諱改焉年二十四  
汴京破北走東平嚴實聘為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為經歷  
贊忠濟興學教士元明善墓碑云與魯諸賢為琴瑟會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徵至

鹽州間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瓊城胸山東平當饋米萬石東  
平至胸山率十石致一石且車淖於雨必後期後期罪死不若  
輸沂州使瓊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楊惟中宣

撫京兆辟挺為郎中兵火之餘入州十一縣戶不滿萬挺在惟  
中黜貪暴出淹滯務農薄稅期月民乃安且請減關中常賦之  
半及惟中罷廉希憲來代中堂事記云挺馳奏關陝重地大亂

外以挺為宣撫副使尋命兼轄懷孟境內大治戊午罷宣撫司  
挺還東平會憲宗親征蜀世祖將趨鄂漢次小濮召挺問軍事  
對曰蜀道險遠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  
心及憲宗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  
符信以防姦偽文謙急追及入奏世祖大悟曰向無一人見及  
此非挺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未幾阿里不哥之使果至  
軍中執斬之名挺至開平密定大策挺與希憲良弼力言先發  
制人後發人制順逆安危間不容髮今中外皆願大王早登天  
位事勢至此豈容中止世祖從其言既即位挺奏曰南師宜還

扈乘輿西師宜軍便地從之中統元年以希憲及挺宣撫陝蜀時哈刺不花駐兵六盤山與阿里不哥遙應挺謂希憲曰為六盤有三策悉銳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蜀降將費寅以私怨訟挺與希憲于朝帝召挺便殿問在關中懷孟兩著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寮有沮卿者邪抑位高而志怠邪對曰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歸已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既出帝顧近臣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歎曰挺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誰復為朕戮力者至元元年召拜參知政事帝留意經學挺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分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年同僉樞密院事手定軍官品級給軍吏俸管汰不勝軍者戶三

萬戶一丁者亦汰之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者許則自相資令一軍著為令九年封皇子忙哥刺為安西王以挺為王相王曰關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張之挺進十策曰睦親隣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根本察下情王為置酒嘉納王薨王妃使挺請命于朝以子阿難答嗣帝曰年少未習祖宗大訓卿姑行王相府事先是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與王相趙炳構隙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六盤獄以死事詳趙炳傳朝廷惡其擅殺執琮等鞫問伏辜初與挺無與也有王府女奚徹徹者以饋二郭謀臨刑望救忽有曖昧語連挺并及其子獻帝怒拘挺而下獄獄且命趙氏子曰商孟卿老書生可與諸儒讞其罪尚書青陽夢炎以議勳奏曰臣宋儒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日之過否帝不悅曰是同類相助之辭也符寶郎董

文忠曰夢炎不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  
 久曰其事果何如對曰臣日未睹耳固聞之殺人之謀挺實無  
 與帝默然十六年春有旨籍其家是冬始釋二十年仍任樞密  
 副使俄以疾免明年趙氏子復訟父冤挺又被繫百餘日乃釋  
名臣事畧云挺再被繫得釋乃歎曰蘇端明貶黃州作雪堂于東坡貶惠州築室于白鶴觀若將終身遂葺小閣于都城南有阜曰左山自二十五年帝問中丞董文用曰商挺年今幾何對號左山山人  
 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歎其康強是年冬卒有詩千餘篇尤善  
 隸書仁宗延祐初追封魯國公諡文定 子琥字台符至元中  
 拜南臺御史屬地震上書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  
 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後遷國子司業有藝  
 齋文集 瑋字禮符為右衛屯田千戶年三十卽辭祿侍親藥

居曰晦道堂 琦字德符泰定初官秘書卿工畫山水

趙良弼字輔之女真人趙州贊皇人本稱木要甲音訛為趙家

因以趙為氏父兄及兄子凡四人俱為金死事良弼明敏多智

畧初舉進士教授趙州姚燧廟神云崔立之亂良弼特母懷牒

歸趙渡河爭舟挺刃及母首良弼臂受之幾折兵顧見哀之手

援以登輦母北歸日從名儒講論尤致意司馬通鑑歷代典章

制度地理阨塞無不記憶世祖在潛邸召見占對稱旨擢邢州安撫幕長及

立京兆宣撫司以良弼參議司事阿藍答兒為陝西省左丞相

劉太平參知政事鈎考京兆錢穀煅煉死者二十餘人衆皆股

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慷慨二人卒不能誣以故宣撫司一無

所坐世祖南征召參議元帥府事兼江淮安撫使憲宗崩世祖

北還遣良弼如京兆察秦蜀人情不踰月具得實還報曰宗王

莫哥無他心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渾都海屯軍六盤土馬

精強感恩北歸恐事有不測紐隣總秦川蒙古諸軍年少鷲勇

輕去就當寵以重職速解其兵柄劉太平霍魯懷聲言辦餉陰有據秦蜀志百家奴劉黑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後皆如其言世祖既即位立陝蜀宣撫司以廉希憲爲使商挺副之良弼參議省事中統元年渾都海果叛良弼與宣撫決計執其黨乞台不花密里火者誅之希憲慮有擅殺名遣使入待罪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囚以待報臣竊以爲張皇不便宜急誅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使若上怒願使者卽出此奏帝竟置不問蜀降將費寅以私憾誣希憲與挺在京兆有異志引良弼爲徵帝名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壇得王文統交通書益疑二臣切責良弼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帝意乃解寅卒以反誅累官同僉樞密院事丞相伯顏伐宋良弼言宋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臨安後訖如其計帝嘗御琴堂高麗小國也匠工弈技皆用漢人至於儒士皆自謂通經書學孔孟今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尚何如耳久之以疾辭居懷孟良弼故有地三千畝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或問爲治之要良弼曰必有忍乃克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卒年七十追封韓國公諡文正良弼常奉使日本閱四年始歸語詳載記

冊曰卓哉商趙遭時遇主推戴功高並稱良輔末路幾冠蒙難名侮何如採薇令名不腐

業難合計以收殊燕命各不亂

田曰卓造商鼓戲訊毀主兼燕也高道禪其神木祖幾

文五夏滿常奉與日本國四平敬龍請籍嫌

恐詣恐而獲恐容而獲容事洪視矣卒平小十鼓往韓國公益

獲歸者非恐其心哀也然豈可以歸恐也則聖然豈可以志

忘本也近聞為儀之要其淵曰必自怒以哀亦醫人神長發而

六典對世四典孟世昔亦莊觀學觀主我自以也其論表示不

而尚計收其入之以與猶然益其誠誠亦此三千始其為二

其孟今非發焉想今若律計其無推曰此非學皆之誠其因

高麗小國也到工來其昔其誠人至氣謂寸皆自備紙錄其

其其亦其世宜以大軍其誠其誠矣其收其情帝嘗其

續通志元史

編卷十二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宰輔二

姚樞 宋子貞 劉秉忠 弟秉 張文謙 附高 張德輝

安童 子元 董文炳 子元 張雄飛 石天麟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初為金軍資庫使內翰

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 姚樞神道碑云樞自幼力學夜分不輟

使見燭就枕必盡二鼓聞將遷關中父仲宏錄事判官于許仰

取師氏姑以來樞徒行懷書困休于樹宿止于邸亦出以謂自

期甚高宋內翰宋九嘉有重許州破被獲楊惟中與之偕觀太

名方閑居許折行位與之遊許州破被獲楊惟中與之偕觀太

宗碑云樞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惟中監

督因往依焉惟中少樞六年兄事樞與偕北觀太宗甚重之

及皇子濶端南伐俾樞從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者會東陽軍

破主將將盡坑其民樞感所招數十人匿篁竹中脫死繼拔德

續通志

卷十二

宰輔二

安得名儒趙復始見程朱性理之書歲辛丑授燕京行省郎中  
時行省牙老死亦擅納賄以樞為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解職  
去攜家之輝州蘇門山誅茅為屋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旁列  
宋儒周程張朱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及諸經傳註以  
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為太弟時遣趙璧召之至待  
以客禮碑云上遣脫兀脫趙璧驛至彰德璧恐樞避去獨至輝  
以容禮以過客見審其為樞始致見徵意樞恐使者誤徵不敢  
應璧曰君非棄才老死亦為此者乎曰然乃借往彰詢問治道  
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乃為書數千言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  
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  
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  
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  
俸祿則賊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上  
諸侯不得而專設監司明黜陟則善長姦竇可得而舉刑罰  
斂則部族不黃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  
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材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  
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肅軍  
政使田里不知行營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  
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停積負則賈胡不得以  
子為母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  
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太  
弟奇其才動必見詢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即位命太弟總治漢  
南事開府金蓮川既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  
者諸臣皆賀汝何獨默然樞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  
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王盡有之則天子何為異時廷臣

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掌兵柄餘皆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  
 太弟曰吾慮不及此乃如其言奏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  
 畧司于汴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以圖宋憲宗大封同姓命  
 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易  
 瀦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以為請帝曰  
 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以自益于是盡有關中河  
 南之地壬子從征大理至曲先腦兒地夜宴樞言宋太祖遣韓  
 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太弟據鞍呼曰汝昨言  
 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王仁如此生民之幸有國  
 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傷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令分號街陌由  
 是民得相完保薛云及歸樞惟一馬瘡不可乘則牽之襟數  
 升時搖木孟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踐踏為水  
 梯惟鹿牛負橐以從徒步久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  
 爾答兒行省事于京兆鈞考關中賦太弟聞之不樂樞曰帝

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  
 為久居計疑將自釋太弟從之及入見憲宗相持泣下竟不令  
 有所白而止因罷鈞考局世祖即位以樞宣撫東平既至郡置  
 勸農檢察二人為監教民耕植均賦役罷鐵官明年召拜太子  
 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以所受制還中書改大  
 司農樞奏曰昔太宗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既卒其子與族人  
 爭襲訟於朝帝命弟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朕自官之又曲阜  
 有太常雅樂憲宗曾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親  
 飭東平守臣無輟肄習今陛下閔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  
 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教之乞實授庸教官以  
 成國家育才待聘之意王鏞練習掌故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至

崩壞皆從之

碑云又具奏四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資國用西京北

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以資國用西京北

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漢軍

除守禦外可選三萬屯燕京東西置名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

營以壯神都左右中三衛從此起

格帝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賴一二老成同心

圖贊可與尙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尙無隱及修條格成與丞相

史天澤入奏帝深嘉納李壇反帝問卿度勢何如對曰使壇乘

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庸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

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

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初帝嘗論天下

人材及平章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正以游說于諸侯他日

必反至是文統坐壇黨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

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省臣罪且不測樞上言太祖開創

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先帝陽選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續承

大統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上答天心下給民心

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

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則可以光先烈

遺子孫流遠譽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

而就移屋既架而復毀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

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怒乃釋見名臣十年改昭文

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明年襄陽下遂議取宋碑云五年用兵

省經理屯田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

可既又言陛下降不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

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神捷者今自



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宜再申止殺之令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則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帝稱善地名臣泰議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卒年七十八謚文獻書史會要云號雪齋善草書

冊曰用兵戡亂崇儒定治碩畫許謨綱維具備不嗜殺人爰一土地斬將舉旗功烏可比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早歲好學工詞賦與族兄知柔同補金太學生有名於時人稱大小宋徐世隆墓誌云子貞貌清奇耳聾過眉寸許相者以爲壽金末潞州亂子貞走趙魏間東平嚴實招置幕府用爲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太宗五年汴梁下饑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以萬計金士流寓者悉引見薦用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間與之同列四方士聞風而至故東

一時人材盛於他鎮七年太宗命爲行臺右司郎中時中原

略定事多草創東平所統五十餘城州縣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爲貪私以病民子貞倣前代觀察採訪制命官分三道糾舉官吏立程式定期會大小始有紀綱民得蘇息將弁占民爲部曲戶謂之脚寨擅賦役幾四百所子貞令悉歸州縣實卒子忠濟襲爵請于朝授子貞參議東平路事勸忠濟首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暉王磐爲教官招致生徒數百人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齊魯儒風爲之一變墓誌云聘李昶說春秋李楨說大學世祖南伐召至濮問以方畧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耳若已降不殺脅從罔治則宋之都邑可傳檄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統初授益都路宣撫使未幾拜右三部尙書李璫反命參議軍前行省事子貞單騎至濟

南觀壇形勢說丞相史天澤曰瑄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絕當不攻自破議與天澤合事平選上書陳便宜事大畧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行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選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帝命中書次第施行至元二年遣子貞與左丞相耶律鑄行省山東遷調所部官還授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言朝省之政不宜數行數改刑部所掌事平人命尙書嚴忠範年少宜選老於刑名者代之又請改北京行省爲宣慰司控制東北州郡再如頒祿定職田並從其請拜中書平章政事帝頗悔用子貞晚未幾以年老求退帝曰卿氣力未衰勉爲朕留留遣大司馬侯百司差有條理聽卿自便三年十一月罷辭乃得請敕中書凡有大政卽其家訪問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不留便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易心卒年八十一當疾革諸子請遺言曰吾平昔教汝者不少今尙何言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後從釋氏名子聰其先瑞州人世仕遼

爲官族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一統志云父潤

縣提領子聰生而風骨不凡年十七補府令史居恒鬱鬱不樂

有惠政有一日慨然投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泯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

遇於世當隱居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谷間尋爲僧於天寧

寺初憲宗以僧海雲掌釋教事世祖在潛邸遣人名之海雲邀

子聰與俱入見屢承顧問子聰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

氏經世書至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

天下事如指掌世祖悅之遂留贊大計後奔父喪歸賜金為葬

具王磐神道碑云初丁母憂毀瘠骨立衣一敝裘三歲不易及父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賤損容貌衰戚與循禮典孰

通喪者無少異服除被名赴和林上書數千言其畧曰治亂之道係乎

天而由乎人我太祖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

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冀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愚聞以馬上

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

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

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正在今日

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

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然天下

之大非一人之可及當擇開國功臣子孫分為京府州郡監守

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屬治者升否者黜天下可不

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堪是以逃竄日甚宜比舊減半或三分

去一止就見在民戶以定差稅招逃亡者使之復業官無定次

故潔清者不遷汗濫者不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

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

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加禁治天下之民未

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

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詳審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

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為家兆民為子國不足取於民

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原以為

民民營產業闢田野亦以資國也今宜確計官民欠負果為應

當差發所借即依前旨使一本一利還官凡賠償無名及虛弊

所負者並免追取關市津梁正稅宜從舊制十五分取一禁橫  
征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度量均爲一法使  
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出甚難一旦以  
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粧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爲塵沙殊可  
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  
不得僭越今地廣民稀賦斂煩重民無力耕耨宜差勸農官一  
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重本計古者庠序學校代未嘗廢今郡  
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舉取士以經義  
爲上詞賦論策次之更宜釋開國功臣子孫亦令就學選達才  
任用之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兵馬之所蹂躪故荒蕪尚多宜  
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可資軍需拘權鹽鐵諸產商賈酒  
醋貨殖諸事以定宜課已不爲輕復於舊額倍權之往往科權  
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權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徭  
無縱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  
糧以爲養孔子爲百王師今廟堂雖廢存者尙多宜令州郡祭  
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散失宜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  
使器備人存漸以修復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  
雖祖宗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所佑宜循古禮尊祭上下神祇  
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德極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  
遼曆日月交食頗差開司天臺改成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  
卽位頒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  
常道宜撰修金史俾一代君臣事跡不墜於後世國家廣大如  
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  
有產業者應止輸差稅其餘徭役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

育才勵人之至意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當選左右諫臣使諷喻於未形忖度於至密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能容小人小人得勢必排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今言利者衆非圖利國實欲殘民而自利宜將國中人民必用易治付各路課稅所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井田爲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復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日加宜量爲節限管籥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獄及鞭背刑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是故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今新君卽位之初可立朝省以爲政本其餘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書奏甚見嘉納又言邢州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特甚誠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卽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副之由是流民復業從征大理雲南在軍中數年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未嘗妄戮一人世祖卽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子聰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是時子聰雖日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爲聰書記至元二年翰林學士王鶚奏言子聰侍藩邸積有歲年忠勤久著且當此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子聰猶仍野服散號深所未便帝覽奏卽日拜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復劉氏賜名秉忠以待讀學士竇默女妻之初憲宗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

名開平府繼升為上都而以燕京為中都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又以中都為大都他如頒章服立朝儀給俸祿定官制一代成憲皆其所裁定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無疾端坐而逝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享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棺斂遣官護其喪還葬追封趙國公諡文貞元詩選云仁宗時加封常山王

秉忠自幼好學垂老不衰雖貴顯齋居蔬食澹然不異平昔每以吟詠自娛其詩蕭散閑淡類其人有藏春散人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高帝有言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上曰漢高

眼孔小朕豈如是輟耕錄云世祖嘗以錢幣問秉忠對曰錢用于陽楮用于陰今國家龍興沙漠自陰域以君臨中夏宜用楮幣子孫世守之若川錢四海且將不靖遂弟秉恕字長卿

羽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方秉忠事世祖時以薦士自任而

嫌於私親獨不及弟左右以聞得名見遂同侍潛邸嘗賜秉忠白金千兩辭曰臣山野鄙人僥倖遭際服器悉出府方金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乃受而散之以二百金與秉恕辭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弟無功可冒恩乎終不受仕至湖州平陽兩路總管內有石刻云秉忠輩那壺明時為盜發

冊曰創業求賢旁羅畢進釋方外衣服三公命制作典章規模大定經綸者業滿澹者性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明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名臣事畧云文謙少時欲習吏事父名而責之謝曰身慚長

志大無所用仰衣食于父母心不自安故勉強為此今後即專

謙試大名中選得免本戶徭役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召掌王府書記邢州當要衝初分二千戶為勳臣

食邑歲遣人監領徵求百出民弗能堪文謙言於上曰今民生困敝莫邪為甚盍擇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乃選近侍脫兀脫尙書劉肅奉御李簡往三人協心為治朞朞月戶增十倍世祖由是益重儒士任之以政從征大理國相高泰祥史作國主高祥者誤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城文謙與秉忠諫曰殺使拒命非民之罪請宥之乃止從攻漢鄂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境下令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士女悉縱還世祖卽位命文謙為中書左丞時王文統為平章素忌刻議論屢相可否文謙積不能平遽求出詔以本職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國家經費所係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至任瀾常賦十之四商酒稅什之二境內大治朞年來朝復留居政府會阿合馬領左右部總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集議文謙曰宰相分制財用前代皆然中書不預古無是理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蒞之乎帝曰仲謙言是至元初復以中書左丞行省中興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者五六人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定式子弟亦知向學俗為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為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當以乙未歲戶籍為斷其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復為奴之理議遂定永以為法淄州妖人胡主惑眾事覺連逮日餘人文謙曰愚民無知被誑誘誅其首惡足矣帝卽命文謙往決獄惟坐三人棄市餘皆省釋七

年拜司農司卿先是燕京副使高天錫言於文謙曰農桑者衣食之本不務本則民衣食不足教化不可興文謙乃奏立司農司以天錫等為巡行勸農使并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禮復請立國子學選貴胄子弟教育其中久之遷御史中丞阿合馬慮臺憲發其姦欲奏罷諸道按察司文謙持不可然自知與權貴忤力求去會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寢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大史院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事畧云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未及施行歲餘以疾卒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為已任追封魏國公諡忠宣虞集新瑩記云中統初政術與時宜下獨成均之教獎倫大農之興稼穡曆象之授人時凡此文謙所為皆隱然有不可變者天錫遼陽人累官尚書論世一德

張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少力學數舉于鄉貞佑兵興家業蕩盡金亡北渡史天澤兩府真定辟為經歷官從南征時軍士多逃亡獲者必戮以警眾德輝言太迫止配令穴城光州下草山農民結寨為固天澤欲攻之德輝曰鄉民為自保計當曉以禍福如或旅拒攻之未晚果相繼來降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敢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間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計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然則金之淪亡自有任其咎者儒何與焉又問祖宗法度具在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鑿喻曰創業之主如置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昇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



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尙有竊而去之者  
 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  
 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今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  
 其精者輸之官餘糞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  
 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會上春釋奠致胙因問孔子廟  
 食之禮對曰孔子為萬代土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  
 其時祀其尊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特以此見時君崇儒重  
 道之意何如耳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  
 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  
 民如蹈水火為害尤甚世祖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  
 宗室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兵權動舊如忽都虎者使主民  
 政則天下均受賜矣德輝紀行錄云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  
 政則天下均受賜矣是夏德輝得告將還又陳先務七事曰敦孝友擇人  
 才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用度切直多所開悟未幾  
 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受之因啓累  
 朝有旨蠲儒戶兵賦即令有司遵行仍命德輝提調真定學校  
 世祖即位命宣撫河東下車擊豪強黜賊吏均賦役者晝不遠  
 千里來謁曰六十年不復見此太平官府矣河東徭役官吏率  
 賦一征十民不勝其困致多流亡德輝閱實戶編均其等第出  
 納有法王暉行狀云汾晉地廣官世守吏結為明黨以豪強相  
 軋其視綱紀始上直然德輝得姦賊尤甚者數十人械  
 庭下數其罪惡杖出考績為十路最陞見帝勞之命疏所急務  
 條四事曰嚴保舉以取人材給俸祿以養廉吏易世官而遷都  
 邑正刑罰而勿屢赦帝嘉納焉遷東平路宣慰使奏免遠輸豆  
 粟二十萬斛和糴粟十萬斛同知寶合丁議欲官賦蠶絲令民

實山簡錄  
 宰輔二

稅而後輸德輝曰是誣上以毒下也且輸納后期之責孰任之

遂罷其事行狀云東平賦夥獄繁觀河東倍徙如李祐之財劉

刺以盜賊充斥獲者欲處之死德輝曰吾豈敢曲法從汝至元

妄殺乎八刺密以聞帝曰張耀卿所言准合條例可從之

三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有言沿邊將校冒代軍士虛耗廩幣者

帝怒將遣使按治德輝奏曰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

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致朝廷

救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若悉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但

易其部署選武毅有才畧者任之則軍政自新時委風憲官體

究則宿弊自革有旨命德輝議御史臺條例德輝曰御史執法

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難中止陛下宜慎

思之後數日復召德輝曰朕慮之已熟卿當力行對曰若必欲

行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無令奏事諸局

承應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可徐行之行狀云有旨命德輝

詔以進德輝曰夔本宋人萬一五年擢侍御史辭請老命舉任

所言不實恐妄生邊釁奏止之

風憲者疏烏古倫真等二十人以聞行狀載烏古倫真張邦彥

張昉曹椿年西方賔周止高逸民王博文劉德輝天資剛直博

郁孫汝楫王惲胡祗適周砥李謙魏初鄭展

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人性不喜嬉笑與元裕

李冶游封龍山時人號為龍山三老卒年八十行狀云德輝兩

書雖權貴素以嚴厲稱者與之抗禮往復論難不毫髮相假貸

時或齟齬其耿耿自信氣終不下既為上所深知凡大政令必

咨決焉與人交重然諾雖親故不敢干以私恤患難周而急至

質衣典書無難色儒士宋子昭藹于豪權家言于上官出之蜀

新軒子號已結婚無以成禮分俸以給

安童札刺兒氏木華黎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也中統初追錄元

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居百寮上母弘吉刺氏元世家作

世祖昭睿皇后姊也嘗通籍禁中一日世祖問曰安童何如人

帖木倫

宰輔二

對曰年雖幼公輔器也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少年以是知之會執叛王阿里不哥黨千餘人至

世祖問安童曰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

何從得此語意正與朕合元明善勳德碑云時年十六至元二年秋拜中書右丞相綱目云時年二十一增食邑至四千戶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

附臣以年少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問曰朕思之熟矣無踰卿者冬召許衡至俾議事中書省衡有疾安童即

親候其館舍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安童言此者省官員數平章左丞各一員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宜并設二丞

相以蒙古漢人參用又奏請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同輔庶政並從之延臣密議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專領先奏安童宜位三公

事下諸儒議商擬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為三公是崇虛名而實奪之權也事遂寢安童言前有旨令尙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各奏事如常制其大者從中書定議然後上聞今尙書省

一切徑奏有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故敢專邪不與卿議非是敕如前旨陝西省臣也速迭兒言比因饑饉盜賊

滋橫不顯戮無以示懲安童曰強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仍宜待報近臣謂總管府權太重宜立都轉運司并諸軍輿魯

以分之安童言今之民官循例遷徙保無邪謀別立官府於民未便遂劾阿合馬擅財賦權官屬所用非人請嚴加選擇其營

作宮殿蚤緣為奸並宜詰問不報十二年命從北平王南木合出鎮和林在北邊十年中間為叛王昔里吉所劫二十一年三

月始從王歸待罪闕下曰臣奉使無狀有累聖德帝召見慰勞

之復拜右丞相詔銓定省院臺官屬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奏擬安童進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臣猥承任使或所行非法任其舉奏罪之輕重惟上裁處今近臣欲伺隙援引匪類曰某居某官某為某職日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嘗廢格不行慮有短臣於上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右丞盧世榮奏罷行御史臺安童進曰江南盜賊屢起賴行臺鎮遏居多臣以為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因徙置江州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反帝親討平之逮宗室誅誤者命中書雜問安童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或乘間言于帝曰諸王雖有罪皆帝室懿親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帝曰汝等豈知安童所為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尙書省安童切諫曰臣力

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蠹國不聽

文集云先是王子北安王遣使祀岳瀆時桑哥領功德司使者借參政呂合刺至以王令諭之遂給驛往後桑哥忌安童誣言于子解祭岳瀆安童知而不言指呂為證世祖名問呂對曰時桑哥主祠祭王使同臣往來乘傳安童未嘗知桑哥不能對時天下大權盡歸尙書省安童屢求退不許二十八年罷相仍領宿衛踰二年以疾卒年僅四十九雨木冰三日世祖震悼曰天何喪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喪事成宗大德七年加封東平忠憲王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  
名臣事畧云安童年十八海內號為極治天子嘉之嘗曰安童在朕得高枕而臥矣所居堂宇朴陋廡廚之外一無所構或請建東西堂安童曰屋可蔽風雨足矣我聞人辛苦置田宅適以資不肖子之用吾不為也  
子兀都帶當世祖時襲長宿衛父歿凡賙賻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先塋大德初拜大司徒常侍掖庭贊畫大政帝及后咸以家人禮待之卒謚

忠簡孫拜住位宰輔自有傳

冊曰婉兮變兮能近者德出言有章庶政秩秩天子是倚  
福綏邦國豈非天縱亦由學識宜有貽謀傳世無斃

董文炳字彥明真定藁城人

父俊見  
功臣傳

父歿時年始十六儼然如

成人

李謙藁誌云幼率羣兒戲部分左右  
習為行陣之事指揮號令無敢違者

以父任為藁城令同

列多輕其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未幾同列斂手下  
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縣貧重以旱蝗文炳出私穀數千  
石給貧民民賴不困前令因軍典貸息錢累鉅萬歲指民蠶麥  
以償文炳曰民困矣盡以已田廬計直代之朝廷初料民令敢  
隱實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始滅其戶數或難之文炳曰  
為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為者文炳曰後當德我以故  
藁城賊斂視旁縣大減旁縣民有訟不得立者皆詣文炳求決  
久之以不賂失上官指遠棄官去世祖受命南征詔文炳率四  
十六騎往人馬道死且盡至此番僅兩人挾之徒行路取死馬  
肉續食日不能三十里然志益奮會使者遇之還言狀世祖遣  
其弟文忠馳馬載糗糧迎以來壯其忠賜賚甚厚從伐宋至淮  
西命攻臺山砦降之師次陽羅堡

家傳作  
羊邏砦

宋兵築堡于岸陳船

江中軍容甚盛文炳請曰長江天塹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  
不奪其氣不可即率死士數百當其前弟文用文忠載幢艦鼓  
噪繼進鋒旣交文炳麾眾走岸搏戰宋師大敗世祖方駐馬香  
爐峰捷至大喜遽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會憲宗計至乃  
班師世祖即位命文炳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  
遠束以法恐危疑者多宜大赦以安反側中統二年擢山東東  
路宣撫使方行適立侍衛親軍即遙授為都指揮使李璫反文

炳會大軍圍之。瓊就擒，諸軍悉降。初，瓊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皆善戰。主將分隸所部，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請曰：「彼爲瓊脅耳，殺降恐非聖天子意。」二人得免。而他將殺者已過半，皆大悔。時山東猶未靖，帝以文炳爲經畧使，比至益都，從數騎便服入至府，不設警衛。名瓊故將吏立庭下，諭曰：「瓊賊不道，今已誅死。汝等皆爲王民，天子至仁，聖遣經畧使撫汝，當相安無懼。經畧使得便宜，除授汝等，勉立功，取金銀符，經畧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者。」人心大悅。山東以安。至元三年，帝以文炳代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更造戰艦，習水師，預謀取宋。方畧帝嘗召文炳密謀，欲大發河北兵。丁對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闢地。俟宋平，則河北長隸軍籍，河南削籍爲民，是爲便。」又將校素無休給，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帝憫之，始頒俸。七年，改山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境，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糴。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衆，諫以違詔。文炳曰：「但止之。」徐遣使入奏，以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帝大悟，乃罷。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首築正陽兩城，夾淮相望，以遏宋兵。宋淮西制置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文炳登城禦之，飛矢貫左臂，著脇。文炳拔矢引弓，左右發四十餘矢，箠中矢盡，顧索矢，又十餘發，矢不繼，力亦困，不能滿張。遂悶幾殆。明日，貴復麾士卒壓軍，而陳文炳病創甚，子士選年二十一，請代戰。壯而遣之，仍自起，束劍督戰，貴敗走。會大舉伐宋，文炳發正陽會丞相伯顏于安慶，請曰：「大軍旣疲於陽羅。」

堡吾兵當前行次當塗復言于伯顏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  
時不取必有後顧遂進攻之降其城詔文炳以行樞密院駐兵  
鎮江宋將張世傑孫虎臣陳大艦萬艘碇焦山下文炳身犯之  
載士選別船從于士表請從文炳顧曰吾弟僅一子脫吾與士  
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克敵吾不忍汝往也士表固請乃許之  
文炳乘輪船建大將旗鼓士選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陣諸將繼  
進宋兵亦殊死戰橫屍委仗江水爲之不流宋師大敗文炳俘  
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諸軍分三道進文炳居左由江陰循海  
趨臨安海寇張瑄有衆數千倚島爲雄長文炳招致之十三年  
正月師次鹽官持久不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臨安約降已久  
使吾輕殺一人恐妨大計况屠一縣邪遣人諭之縣降遂會伯  
顏于臨安城北宋主焘出降文炳卽入城罷宋官府散諸軍封  
收禮樂器及諸圖籍璽符上之時翰林學士李磐奉詔招  
宋士至臨安文炳謂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  
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采摭得宋史及諸  
記注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宋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  
諸貴文炳却不受及官錄與芮家具籍受寶者獨無文炳名召  
入覲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益王昞走台州閩中亦爲宋守  
復敕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毋踐田麥曰在倉者吾旣食之在  
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以故南人感激所至輒下  
次台州盡縱諸將所俘台民得免者數萬口由溫州踰嶺而南  
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相繼送款闕人感其德立廟祀焉帝在上  
都適北邊警至欲親將北伐急召文炳入見奏曰今南方已平  
臣無所効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豎子盜兵朕自

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盡以託卿設有不虞聽便宜處置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悉令咨卿而行文炳奏曰曩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苛細人以為苦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曰往者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其人素主市舶臣謂宜重其事權使為我扞海寇誘諸番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與之矣惟陛下恕臣專擅罪帝大悅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即還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阿合馬方怙寵生殺任情至是奸狀為之少斂嘗執筆請曰相公官左丞常署省案請至再終不肯署或問故文炳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細務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徇則致譏譏行則身危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十五年夏有疾奏請解機務召赴上都避暑命僉

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八月天壽節禮成賜宴帝命坐上

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理當坐是是夜疾復作救御

醫日診視疾篤沐浴坐名文忠等曰吾先人死王事吾恨不為

國死邊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力報國則吾死瞑目矣言

畢就枕卒帝悼痛命文忠護喪歸葬諡忠獻元明善董氏家傳云文炳忠實似其

父上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譏問不行

其致諸弟如嚴師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

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裘馬金帛文炳亦未嘗先御有

即盡賜諸弟諸弟或以過被答皆俛首受之卒後十餘年姦臣

桑哥事敗詔其子士選入上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爾父未足

不必遠學學爾父足矣又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爾父未足

多為長子士元字長卿自襁褓喪母祖母李絕愛之謂文炳曰

俟兒能言即令讀書數歲從名儒受學及長善騎射從憲宗征

蜀及虔淮西皆有功從大帥博魯歡攻揚州駐師灣頭堡時方

大暑博魯歡病還京師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宋守將姜才乘



隙來攻阿里素不習兵率輕騎數百出壁士元與別將哈刺禿以百騎從之日暮宋兵奄至士元謂左右曰大丈夫報國正在今日勿懼也方整陣欲戰阿里遁去士元與哈刺禿以部兵赴敵死戰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阿里來視戰地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創甲裳盡赤肩昇至營而絕年四十二哈刺禿亦戰死江淮旣平伯顏入朝言于帝曰淮海之役所損者二將而已帝問其人以名對帝曰士元健捷過人晝戰必能制勝夜戰而死可惜也追封趙郡公諡忠愍次子士選字舜卿幼從父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世祖命爲親軍前衛指揮使未幾以職讓其弟士秀帝命士秀將前衛而以士選同僉行院事于湖廣宗王乃顏反帝親征召士選至行在與李庭同將漢軍禦之飛矢及乘輿士選等出步卒橫擊敗其衆帝喜尋遷中書左丞鎮浙西湖多湖泊率爲豪民占種水無所居積數罹災患俾開復之各如故成宗卽位拜江西左丞贛州盜劉六十聚衆萬餘主將觀望不敢進士選請自往但率掾吏持文書卽日就道至贛境先逮官吏害民者治之進至興國命將校分兵守險捕激亂者數十人置於法復誅姦民之爲囊橐者數家民爭出自効不數日遂擒賊魁餘衆解散遣使上於朝丞相不忽木問其使曰董公上功簿邪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爲幸何功之有因出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略不言破賊事尋拜御史中丞時丞相完澤用雲南左丞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驅民轉餉谿谷間死者數十萬在廷無敢諫者士選奏事畢同列皆起士選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取無用之地非計

就令當取亦宜先遣使往諭然後聚榻選兵俟時而動豈可因  
一人妄言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  
選曰以言受罪臣職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無益帝麾之  
出不數月師敗帝慨然曰士選言驗矣言者謂士選嘗貸朱清  
張瑄鈔非義帝曰臺臣稱貸其廉可知不必問也生平以忠義  
自許號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通饋獻者尤敬禮賢士在江西  
以屬掾元明善為賓友既又得吳澄為師延虞波於家塾以教  
其子及遷南臺中丞又招汲子集與俱已得范梈等數人皆以  
文學顯故世稱求賢薦士必以董氏為首晚年好讀易澹然終  
其身每一之官必廢先業田廬為行貨故老而益貧卒諡忠宣  
中州志載有詹士龍者固始人宋都統鈞之子也元兵破鄂鈞  
殉節士龍甫三歲文炳收養之及長士龍知其非輩出他日從  
獵滹沱求復姓文炳戲曰試為投石水中浮則爾從士龍視天  
曰吾父有靈石當暫浮因以石投水沉而復浮者數四文炳憐

後官黃西道僉事

冊曰桓桓董公曹彬比蹤龔夔畧闢電掃鸞從士元死敵  
士選匪躬黷武致劾乃思其忠

張雄飛字鵬舉瑯琊臨沂人父琮仕金守盱眙後罷徙居許州  
雄飛幼失母琮妾李氏養之蒙古兵屠許雄飛方十歲李攜之  
變服以免遂寓潞州金亡雄飛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求之十  
餘年嘗客食僧舍已而入關陝歷懷孟潼華求其父終弗得既  
人燕居數歲盡通諸國語至元二年廉希憲薦之世祖召見慨  
然陳當世之務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帝問處士羅英誰可  
大用者對曰張雄飛公輔器也帝命驛召至問以當今所急對  
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閹閹小人有升斗之儲尙知  
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計向使先帝知此陛

下寧有今日帝方臥矍然起稱善他日與江孝卿同召見帝曰  
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厦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  
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敏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爲天子耳目  
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不職者卽聽糾劾如  
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兒  
爲御史大夫雄飛爲侍御史會議立尙書省雄飛力爭於帝前  
忤旨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爲贅  
婿主過識之捕其奴與妻并械繫其妻之父母盡沒其家貴雄  
飛與主爭辨詞色俱厲主不得已惟挾其奴以去入爲兵部尙  
書平章阿合馬在制國用司時與亦麻都丁有隙至是羅織其  
罪同僚爭相附和雄飛曰所犯在制國用時平章獨不預邪有  
可阿合馬使人陷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  
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怒出爲禮州安撫使三人竟  
坐死時禮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民遂以安有巨  
商二人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  
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邪曰吾非治匿稅毆人者欲收未弊政  
懲不畏法者爾細民以乏食相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如強盜  
雄飛曰若輩盜食欲救死非強也寬其獄收遷荆湖北道宣慰  
使有告常德富民十餘家將爲亂衆議以兵討之雄飛曰告者  
必其仇也且新附之民當處以靜鎮苟有他吾自任其責徐察  
之果如所言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爲  
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貢租賦雄飛請歸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  
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尋拜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

恐其子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相容奏留雄飛不遣十九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阿合馬旣死特其川事久賣官鬻獄紀綱大壞雄飛乃先自降一階于是僥倖超躐者皆降忽辛被逮至中書雜問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二十一年春羣臣上尊號議肆赦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曰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止下輕刑之詔是冬盧世榮復起雄飛遂罷先是雄飛嘗坐省中帝召見便殿謂曰聞卿貧甚特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旣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及諸酒器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罷政阿合馬之黨竟矯詔追奪或勸其詣省自白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虞有今日耳又可自辯乎二十三

年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于官子師野宿衛東宮時阿里海牙入覲請以爲荆南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其子曰今日欲有官汝者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執政天下必謂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其介慎如此

明曰利不爲誘威不能沮辰告遠猶卑慎自處澤足起枯明如燃炬姦回代典不究厥緒知之匪難任則亂辭

石天麟字天瑞順州人年十四好學不倦於諸國書語無不習憲宗六年以斷事官奉使北邊海都拘留久之世祖至元中邊將劫王子北安王以往寓天麟所天麟素與其用事臣相親狎因語以宗親恩義及臣子順逆之理海都聞之悔遂遣與王同歸天麟被拘二十八年始得還世祖大悅拜中書左丞有謬丞

相安童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天麟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此安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與道士交惡發其事將置極刑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尙有之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年七十餘帝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宮掖杖此可也時權臣用事凶焰薰炙人莫敢言天麟獨斥其奸無所忌人服其忠直成宗大宴羣臣於玉德殿各賜御藥命左右勸之酒頗醉以御輦送還家武宗卽位進中書平章政事卒年九十二追封冀國公諡忠宣

續弘簡錄卷十二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三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宰輔三

阿合馬

附王著秦長卿

盧世榮

桑哥

附幹羅思要東木

馬紹

何榮祖

阿魯渾薩理

子岳

葉李

附李

不忽木

祖海監伯

完澤

父線

張九思

附高

河合馬回紇人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委以財賦之任遂頒條約宣諭各路轉運司開河南鈞徐諸州鼓鑄之利更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劬鑄就農器二十萬具令易粟輸官得四萬石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私販民貪其價廉競相買食以故解鹽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令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

匠計戶均輸自是鹽鐵之利始起至元元年秋八月世祖紀作十一月

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趨拜阿合馬爲平章政事三年立制國用司命兼領使職因奏真定順天金銀冢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應遣官採取桓州峪所得銀鑛十六萬觔每百觔可淘銀三兩錫二十五觔開採所需鬻錫以給悉從其請七年立尚書省罷制國用司仍命平章尚書省事時世祖銳意富國試以事頗有成效又見其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爭辯丞相皆屢詘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初尚書省之立也詔凡銓選各官吏部按資品量尚書省由尚書省中書省然後轉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關白中書丞相安童以爲言帝問之對曰事無大小旣委之臣所用之人須臣自擇雖嫌怨不敢避九年併尚書省入中書復命阿合馬平章中書省事明年更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安童見其專恣日甚乃奏大都總管以下多不職乞選人早代尋又奏阿合馬挾宰相權爲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民困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當與廷辯安童進曰左司都事周祥中本取利罪狀明著帝曰俟徵畢當顯黜之旣而樞密院請以忽辛同僉院事帝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况可責以機務邪丞相伯顏伐宋旣渡江捷屢至帝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鈔法於江南及貿易官鹽藥材阿合馬條上衆議曰樞言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言伯顏已嘗勝論交會不換今行之恐失信於民文謙言可否當詢伯顏自定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交會何難之有帝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問左丞陳巖亦言宋交會宜更換今從

汝議又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當使百姓從便販鬻臣謂  
若聽民自售勢必紊亂不一請於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蔡  
州發鹽十二萬觔官自貿易帝從之又言比因軍興之後既減  
編民額賦又罷轉運官令各路總管府兼領課程以故闕用日  
誦莫若驗戶數多寡酌遠就近設都轉運司選廉幹官分理其  
事廣行鼓鑄官為局賣並禁民間私造銅器則民力不厲而國  
用可充乃復立諸路都轉運司悉以其私人為使又言自今御  
史臺非白省毋擅名倉庫吏亦毋鉤索錢穀數及集議申書不  
至者加罪並報可十五年湖南左丞崔斌入覲奏曰先以江南  
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前往察汰今蔽不以聞是罔上也杭  
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以不肖子抹刺忽充達魯花赤豈量  
材授任之道且河合馬先自陳乞免任其子弟今身為平章而  
門悉處津要無以示天下公有旨並賜罷黜然不以是為阿合  
馬罪典章云阿合馬專用酷吏以王儀為刑部侍郎能以一繩  
縛囚令其遍身痛楚稍重則四肢斷裂人號王侍郎繩索  
法十六年奏設江西權茶運司以盧世榮為使又以都轉運司  
官多俸重改諸路宣課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一人監理明年  
中書奏行省阿增海阿里等言自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百  
餘員左丞陳巖范文虎謂其擾民且侵盜官錢罷之便阿合馬  
言立提舉司未三月而請罷此必行省有奸弊故先發制人乃  
詔御史臺遣能臣往按其事具以實聞未幾崔斌遷江淮左丞  
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錢穀誣構斌與平章阿里伯  
右丞燕帖木兒盜官糧四十萬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及鑄造銅  
印等事三人竟坐誅時阿合馬在位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

張惠爲左右丞耿仁爲參政罔上剝下衆庶流移民有美且  
宅輒效爲已有內通貨賄外以威劫羣臣在廷相視莫敢發有  
宿衛士秦長卿慨然上書摘其奸謂禁絕異議杜塞忠良似秦  
趙高私蓄踰公家覬覦非望似漢董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  
未發誅之書奏不省未幾除長卿同知興和鐵冶事誣以侵課  
數萬緡斃之獄長卿洛陽人以布衣徵至京州儻尙氣節十九年三月帝幸上都皇  
太子真金從有益都千戶王著素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  
鎚自誓擊阿合馬首與妖人高和尚合謀僞傳皇太子還都作  
佛事糾黨八十餘人夜入京且遣二西僧詣中書令市齋物時  
尙書張九思總管高鵬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及午又矯  
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前易不察遽以兵往著  
自馳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於宮前阿合馬素

憚太子先遣使出關北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南入建德  
門其徒皆下馬僞太子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  
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囚右丞  
張惠時變起倉猝且昏夜衆遙望火光中莫知所爲九思自宮  
中大呼以爲詐留守使博敦遂持挺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  
衆奔潰高和尚等逸去著獨挺身就縛帝聞之震怒卽命司徒  
和禮霍孫樞密副使李羅等馳詣大都討亂者獲高和尚於高  
梁河與王著張易並醢於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  
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初阿合馬死帝猶未察其姦  
及徐詢李羅始盡得其罪狀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剖棺戮  
屍縱犬啗其肉子姪輩盡伏誅籍其家得積藏二人皮兩耳具  
存問之其妾引住云每詛呪時置神座於上其應甚速又以帛



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挺刃內向如擊刺狀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算其年命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勅剝數人皮以徇已從集賢侍讀學士崔或請并戮郝禎屍

冊曰大奸似忠爲國以利文統雖誅桑盧相繼賴主之明旋用旋斃王著何人乃傳後世

盧世榮大名人當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榷茶運使坐罪廢阿合馬死廷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有桑哥者薦世榮才胃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名問稱旨令與中書省議所當行丞相和禮霍孫與右丞麥木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以議不合同日罷去至元二十一年冬復起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參議拜降皆世榮所薦也既驟被顯用卽日坐中書專

廢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有宜委各路正官給衣糧又請弛民間買賣金銀江湖魚利禁罷懷孟諸路竹監優卹驛戶困乏大率先反阿合馬所作巧於沽名帝並可其奏既而言南北食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今官豪擁貨射利每引價至八十貫貧者多不得食宜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售之又京師富戶釀酒價高味薄課不以時輸宜發官鈔五萬錠立權酤法俾民用給而國計亦裕世榮在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或極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或吏欲致之法尋罷職明年正月世榮奏言天下歲課鈔止九十餘萬錠以臣經畫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錠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帝曰卿

但言之世榮言自王文統誅後鈔法虛敝已久今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更立市舶都轉運司於泉杭二州官自具船給本募人入番官取其利七商有其利三禁私販航海者拘其先貯貨物納諸官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各路雖建常平倉實無所蓄宜盡核權勢所擅錢冶官爲鑄器鬻民以其息合常平鹽課儲穀於倉待貴時出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庫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廢諸物踊貴宜於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息以貸貧民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今隨朝官吏增俸獨州郡未增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儉計土產物貨四十分取一以爲率四給牙儉六充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糗糧惟資羊馬宜出官錢置幣帛易羊馬於北方廣開牧地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每事爾善世榮因奏曰臣所行怨之府也後必有陰中臣者臣實懼焉帝曰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未幾奏罷行御史臺升六部爲二品改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俾兼各路錢穀其刑名事隸內臺錢穀由部申省頃之御史臺言初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議皆謂有益今未見所損何可遽罷至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且廢會丞相安童亦言其不可罷帝命復立江浙行臺治江州按察司職掌如故世榮又奏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者充之且曰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在阿合馬之門今皆籍錄禁錮其中不乏通才堪任使然懼有言臣濫用罪人者帝曰可用則用之何懼爲于是以前轉運使張弘綱撒都丁不魯合散孫桓並爲河間山東諸路都轉運鹽使其他擢

用甚衆世榮既以利自專知歛怨日甚乃以九事說世祖詔天  
下一免民間包銀二官吏俸毋令民戶帶紬三蠲大都地稅四  
江淮民失業鬻妻子者官爲收贖五逃移復業者免差稅六鄉  
民造醋者免收課七量減江南佃戶租額八添支內外官吏俸  
九定百官考課升擢法意在釋怨要譽世祖悉從之已又奏立  
真定濟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司專治課程仍降格條  
禁諸司不得擅追管課官吏及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以宣德  
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指其奸世榮言彼自  
陳能歲辦鈔七十五萬錠是以令往世榮居中書甫數月特委  
任之專視丞相猶虛位左司郎中周戴議事稍不合坐以沮格  
詔旨奏杖一百後斬之朝中震懾無敢言者御史陳天祥獨上  
章論世榮姦邪不法狀時帝在上都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以

聞帝悟即日遣使都等還大都命丞相安童集諸司官吏老成

儒士及知民情者同世榮聽讀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並赴  
上都廷辯安童言世榮昔言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錠令  
鈔復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卽有成效今已四閱月所行  
不符所言所出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選法請暴其罪於天  
下翰林學士趙孟頫等亦言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人情不  
敢預料將謂別有奇術可以增國用及今觀之不過知御史所  
言若復恣其妄行爲害非細天祥與世榮面質帝前皆欵伏傳  
旨命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更者更所用非人  
立皆奏斥下世榮于獄閱七月帝問近侍忽刺出曰汝於虛世  
榮有何言對曰近聞人言世榮獄已竟猶日參之徒費廩食詔  
誅之割其肉以食禽獮

桑哥西域人膽巴國師弟子也能通諸國語嘗為西番譯史性狡黠好言財利事世祖深喜之及後貴幸乃諱言師事膽巴昔之至元中擢為總制院使掌浮屠氏教兼治吐番宣慰事中書省嘗令李留判市油桑哥請以官錢往市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為桑哥不服至相毆且謂曰與其使他人侵盜曷若為公家營利乎乃出油萬觔與之後以所管息錢進和禮霍孫曰我初計不及此一日桑哥在帝前論和雇和買事因語及帝益喜始有大任意嘗令桑哥具省臣姓名以進內廷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咸得與聞輟耕錄載華亭彭璋云桑哥與江南釋教總制可二十四年二月復立尚書省以桑哥平章政事會更造至元寶鈔桑哥言中統鈔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今已更

用至元鈔宜遣官分道置局鈔考中統鈔本又初改至元鈔欲盡收中統鈔今尚未可急歛宜令稅賦並輸至元鈔商販有以統料鈔者聽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帝是其言嘗奉詔檢覈中書省校出虧欠鈔六十餘錠平章麥木丁即自伏參政楊居寬謂職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拳其面問曰既與銓選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奏聞帝命與丞相安童共訊且曰此曹狡獪毋使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為辭數日又奏中書參政郭佑多所逋負戶位不言每以疾為託臣見中書庶務隳惰如此故毆辱之今已欵服帝益怒命加窮治佑與居寬皆棄市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臺吏王良弼與江寧縣尹吳德常偶語時政桑哥聞之曰若輩誹謗政事不誅無以懲後並捕殺之有御史幹羅思者以忤桑哥被譖籍其家推金玉帶各一黃金五十兩皆上所賜者乃以公用係官孳畜加之

罪帝曰此口腹之事也釋不問桑哥嘗奏以沙不丁遙授江淮  
行省左丞烏馬兒爲參政領泉府市舶事發鈔千錠給行泉府  
司歲輸珍異物爲息又以拜降爲福建行省平章旣得旨乃言  
於世祖曰臣前言凡授省臣及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議今奏  
用沙不丁等適丞相還大都未與議臣恐有執前旨爲言者帝  
曰朕若主也朕已允行何言之有十月帝問翰林集賢諸臣曰  
以丞相領尙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翼日左丞葉李  
言桑哥柄政久宜進值丞相以協人望帝大悅遂以爲尙書右  
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明年正月以甘肅參政鐵木  
哥不任事奏乞牙帶往代淞江民曹夢炎願歲輸米萬石求官  
奏授浙東宣慰副使紹興判官白絜矩言亡宋族人散居江南  
非便宜悉徙京師奏罷絜矩尙書省舍人江西判官蕭儀愛昧  
西平章忽都鐵木兒不職論罷之兵部尙書忽都答兒不勤於  
政則先斥而後奏帝曰若輩不罷汝事何出得行自立尙書省  
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尙以爲不專更置徵理司主之以禿  
烈羊呵吳誠直爲使十月桑哥奏荆湖行省錢穀已責平章要  
束木自首償矣他省欺盜正多乞命參政忻都尙書王巨濟等  
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特  
授勅印併給兵爲衛帝皆從之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  
諛者方且諷都民爲之立石頌德帝聞之曰民願立者聽旣成  
樹於省前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碑又以總制院所統西番  
諸宣慰司軍民財粟甚重體宜優異奏改爲宣政院秩從一品  
帝問宜用何人對曰臣與脫因可於是命桑哥以右丞相兼宣

政院使二十六年帝將幸上都桑哥入見言去歲聖駕北幸臣  
視內帑諸庫無虛日今歲欲乘小輿以行恐人竊議帝曰汝但  
乘之毋畏人言且命以侍衛親軍百人爲導從又言初以省部  
成案皆錢穀所繫令赴御史臺照刷近檢左右司文簿凡經照  
刷者遺漏尚多當令御史就省部稽察并書姓名於卷末苟有  
遺漏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監視失則連坐乃答監察御  
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  
簿置案去聽御史自行檢閱而臺綱遂廢桑哥言國家經費既  
廣歲入恒不敷出今鹽課每引值中統鈔三十貫可增爲一錠  
茶稅每引值五貫可增爲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可增額十萬錠  
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止輸半賦聞其力已  
完足宜改爲全賦如此則國用可支詔皆如所議又言有分地  
之曰地以貧乏爲辭希覬賜與財非天墜地湧苟不出出入恐  
國用不足帝曰自今不當給者汝卽止之當給者俟覆奏桑哥  
旣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任已出而宣勅尙山中書乃請今後  
宣勅並付尙書省由是以官爲市貨賂珍珠日夜輦輸其門姦  
諛之徒颺附蟻營綱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八年春帝畋柳林  
利用監徹里浙西按察使于盧等乘間奏其專權黷貨狀帝趣  
名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聖聰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以  
他罪今百姓失業盜賊蠡起名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宗社  
憂留守賀勝亦陳其奸欺久而言者益衆帝問御史大夫月兒  
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撻撻御史其所罪  
者何事桑哥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勘  
驗辨論往復數四辭屈帝駐蹕土口復名問尙書省裂卷爲兩

縱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  
追徵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尙書省拆卷持  
半印案訟人餘半安在其弊可見徹里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  
以封經縫者防欺也若輩爲宰相而拆卷破印與人辨豈非教  
吏爲奸帝怒下桑哥獄什輔政碑至七月伏誅先是行臺御史  
周祚嘗劾行尙書省官桑哥誣以他罪流祚于愍答孫之地妻  
子家產皆沒入及是始給還 要東木者桑哥妻黨也嘗鉤考  
荆湖錢穀省巨擬授湖廣平章帝曰要東木小人事朕方五年  
授一埋算官足矣覽中書所奏令人恥之比至湖廣卽籍阿里  
海牙家貲來上及被逮籍其家得黃金四千兩更坐以不法數  
事帝命械致湖廣戮之其沙不丁烏馬兒妻孥並沒官姑貸其  
死忻都王巨濟伏誅輟耕錄云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時樂府中盛唱胡十八小令知識緯者謂

當稱權十八年粟於至元五年伏誅也五年丁亥粟字後改作拜中書平章貪暴十倍人謂粟字拆而爲四十八粟字後改作相字亦拆爲四十八自立尙書省日至辛卯正月敗恰四十八片又舊冬省堂中火爐鳴至且方已嗣是夜以爲常又哀鳴梁壓虎入城市越明年春 幹羅思康里氏後官中書右丞 乘哥敗省官俱羅禍

冊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措克聚斂犯鬼神怒飲鴆止渴  
割肉療饑縱彼鬪夫會莫肯爲股國削民軀亦旋殄連類  
並書爲後世鑒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童入侍世祖  
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聞見平章張啟元以紹應授左  
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歷遷同知和州路總管府事至元十九年  
割隆興爲東宮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爲刑部尙書及  
復立尙書省擢叅知政事時更造至元寶鈔前信州三務提舉  
杜璠言公私非便桑哥怒曰璠何人敢沮吾鈔法欲當以重罪

紹從容語曰國家導人使言言可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璠豈不與詔書戾乃得免俄拜尙書省左丞宗王海都之亂邊民來奔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紹持不可桑哥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餓死此輩邪紹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餓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故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宜取上裁丞相何以怒爲乃如紹言入奏帝曰馬秀才言是也桑哥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入見欲計所辦財賦多寡爲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困竭民力必不能朕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卽手錄聖訓付太史書之議增鹽課及山東額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亦孰與足事遂寢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權勢競攘爲已有以一區授紹紹不取桑哥欲奏請賜之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恒憂不能塞責詎敢微非分之賜以速罪戾桑哥既敗嘆曰使吾早信馬左丞言必不至今日旣而檢閱其行賂籍獨無紹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尙改中書省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成宗元貞初起右丞行江浙省事大德四年卒有詩文數百篇行世

冊曰小人害良亦須調劑不激不隨平心和氣營彼涼泉灑諸湯沸正人用安民陰受惠遠勝高飛徒知自衛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金亡徙家廣平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雙樹家世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由吏累遷中書省掾已擢御史臺都事始折節讀書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於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御史范方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祖至其謀奏爲左右司都事以隸已未幾御史臺除爲治書侍御史尋出爲山東按察使時宜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



制禁諸人勿得沮撓而糧舶過暴風多漂覆樂實不之信督諸  
漕卒代償榜掠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  
曰第言之若朝廷見譴吾自當也卽上奏詔免其徵名入爲尙  
書省參知政事會桑哥專政亟於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  
請罷之帝不從屢懇不已命姑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每  
以爲辭同僚曰上旣已免諸路惟未及在京耳可稍止勿言也  
榮祖執愈堅至作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踰月而弊皆上聞  
帝乃思其言名問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考校人以為便定  
爲常式桑哥敗改中書右丞相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  
用金律頗嚴苛榮祖乃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  
書名至元新格上之帝命鈔版頒行又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  
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者弗顧民方之困言治者弗圖國  
之大且常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實爲

本必擇才後任庶有裨益帝然其言通考云中書省言江南在

歸附後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威仰給京師宜令江南仍依宋  
時諸名征賦榮祖度不能遽止乃言宜各官任錢穀者計  
中書集議科取之法屢以老疾乞解機務詔免署事惟預議中

書而食其祿適子祕書少監惠歿遂歸廣平卒年七十九追封  
趙國公諡文憲榮祖身至大官恒儻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

官間之賜以上尊及金銀鈔俾置器買宅以旌其廉虞集諡議  
云榮祖數

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然衣服飲食之儉不異儒  
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畧無餘貲諡忠肅所著有大畜  
十集并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祖阿台薩理當太祖定西域從至燕會畏  
兀國王亦都護請於朝盡歸其民太祖許之遂西還精佛氏學  
生乞台薩理襲先業通經律論業旣成師字之曰萬全世祖至

元十二年入爲釋教都總統阿魯渾其中子也以父字爲全氏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思巴旣通其教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史百家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屬皆通曉焉有西僧至自言能知天象譯者莫解其義帝問誰可使者侍臣以阿魯渾薩理對卽召與論難僧大屈服帝悅令宿衛內廷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詔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趣入諫曰言者必妄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讐也且江南初下民疑未釋一旦以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帝悟立召使還逮言者下郡鞠果以嘗貸錢不與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自是命日侍左右二十一年擢左侍儀奉御勅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深嘉納遣使求賢置集賢館待之令領館事辭曰陛下初置館待士宜擇重望大臣以新觀聽請以司徒撒里蠻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阿魯渾爲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凡士之應詔者命館穀之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卽弗稱旨者亦請加賚遣還有官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上前上過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邪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况欲損之誰肯來者阿魯渾又言國學人材之本國子監弟子員宜優其廩給使學者日盛二十四年授尙書省右丞命與桑哥同視事固辭不許繼拜平章政事桑哥爲政暴橫且日進其黨與阿魯渾數諍之久與乖刺又奏立徵理司理天下逋負使者相望於道所在囹圄皆滿無敢言者會地震京師阿魯渾請罷徵理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百姓相慶未幾桑哥

敗以連坐亦籍其家帝問桑哥姦惡如是卿何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陛下方在信任彼所忌獨臣臣數言不行若抱薪救火祇益其焰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陛下久必自悟也桑哥臨刑吏猶以阿魯渾爲問桑哥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至於敗彼何與焉帝知其無罪諡還所籍財產仍賜以金帛辭不受司天監丞言阿魯渾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帝怒謂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頓首謝曰臣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爲陛下言事者力請得釋帝曰卿真長者後雖罷政或通夕召入論事知無不言初太子真金薨世祖欲定皇太子未不知所立問焉阿魯渾言皇孫仁孝恭儉於是大計始決成宗不知也數被召亦不往後撫軍北邊帝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卽位語曰朕在潛邸誰不顧事朕者惟卿數名不至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全平章全材也今殆無其比大德三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十一年卒延祐四年追封趙國公諡文定子岳柱字止所自幼端凝有遠識方八歲視畫師何澄畫陶母截髮圖指陶手中金釧詰之曰此可易酒何用髮爲澄大驚異年十八備宿衛出入禁中如老成人文宗至順初歷官江西行省平章有誣告富民負承寧王官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恐重違宰相意岳柱曰民爲邦本傷本以歛怨亦非宰相福令使者達此意時燕帖木兒爲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罪誣告者若干人桂陽民張思進嘯聚州境宣慰使請發兵捕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撫綏邊民乃欲僥倖興兵爲

續通志卷之三十三  
民害邪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賊曰致我為非者兩巡檢司耳我等何敢反諭其眾復業一方以寧尋以軍事至揚州得疾卒岳柱天資孝友母弟久住官翰林侍讀學士早卒哭之盡哀度量弘擴有欺者恬不為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耳我何與焉母部氏亦嘗稱之曰吾子古人也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末補京學生景定五年彗星見理宗詔求直言是時世祖圍鄂宋命賈似道出督師會憲宗凶問至乃班師似道詭為已功旋復入相中外無敢指議李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力詆似道言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知禍出李手疾臨安尹劉良貴誣其僭用金飾齋扁黥配漳州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世祖命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有前年之歸適有天幸克成厥勳語世祖習聞之每撫掌稱歎及是見其姓名

大悅即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臣夙心也敢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訪江南遺賢世祖諭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既至館集賢院中及召見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又詢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命五日一入議事續耕錄云一日議事大庭五龍車名之至命坐而詒夾焉時各道儒學悉以曠官罷李因奏曰臣視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正須作養人材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繫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令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

道而上其成材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並乞蠲免帝  
可其奏宗王乃顏反帝親征時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每立  
馬相鄉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李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  
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勞四方轉輸耳請用漢軍列前步  
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  
踏之無不勝矣帝如其言果奏捷二十四年拜御史中丞兼商  
議中書省事以足疾辭不許因言凡監察御史奏疏行臺咨稟  
皆事關軍國利及生民當各許實封言事時江南盜賊未靖議  
立限招捕李言臣在漳州十年獨知其詳大約軍官嗜利與賊  
交通故難殫息宜令各處軍官例以三年遷調庶革斯弊尋授  
尚書省左丞復辭以資格淺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  
邪尚書繫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

小吏入禁中仍給扶升殿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徒行  
人才不可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  
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梓雍匪直爲觀美也乃  
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條具廟學規制帝皆從之時帝欲  
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  
田里今無故開徙必將疑懼脫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帝  
悟事遂寢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外域得之無益且  
山路崎嶇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進拜平章政事  
固辭許之仍賜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是時桑哥爲  
尚書省丞相專擅國政李雖與同列無所匡正桑哥敗李亦坐  
免久之以疾得請南還揚州路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木一跡  
徒受上簡知可爲千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卽以舉桑哥爲第一

事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今雖罷相  
權刑戮未加人情往往竊議宜斬之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  
葉李廉介剛直朕所素知寧有是邪令淦詣京師置對李還至  
臨清帝遣使召之俾佐丞相完澤治省事上表力辭未幾卒李  
既卒而淦至用御史中丞崔或言擢淦為江陰路教授以旌其  
直李前後被賜實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  
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慎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  
此終當還官也此卒悉表送官至正八年追封南陽郡公諡文  
簡輟耕錄云葉李上書詆賈似道流嶺南及放還與似道遇諸  
途李以詞贈云君來路吾歸路來去去何時任公田關了  
竟何如國事當年誰改後入京上書言時相併獻至元鈔樣  
此樣在末時嘗進呈請以代關子朝廷不能用故復獻之世皇  
使用

冊曰京學嶽嶽折似道角左丞委蛇乃黨桑哥淦上封章

筆挾秋霜富春嶯嶯嚴瀾瀾盍老此間名重如山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為康里部大人祖海藍伯嘗事克  
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既  
亡欲為報讐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心有所不忍遂去莫知  
所之子十八皆為太祖所獲最幼曰燕真方六歲太祖以賜皇  
子婦莊聖皇后后憐而育之長從征伐有功世祖威名日盛憲  
宗將伐宋命以居守燕真曰至素上素有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  
之地殿下以皇弟獨居安全可乎世祖大悟請從征憲宗喜乃  
令阿里不哥居守憲宗崩燕真統世祖留部知阿里不哥有異  
志奉皇后稍引而南與世祖會於上都世祖即位未及大用而  
卒不忽木其仲子也世祖命給事東宮師事贊善王恂已受學  
祭酒許衡衡每稱為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生書字不忽木

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意嘉歎久之衡  
纂歷代帝王名諡統系歲年爲書授諸生不忽木讀數過卽成  
誦帝名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  
上疏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  
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爲後世所法降至漢  
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元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旣定中  
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復  
取平南諸君建置學校者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首起國子學  
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學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  
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  
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  
濟新羅高昌吐番諸國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  
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  
門學四曰律學五六曰書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然晉之平吳得  
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  
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况我堂堂大國奄有江  
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非晉隋  
唐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尙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向被聖恩  
俾習儒學仰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  
者尙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  
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不易得也  
爲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者徧立學校然後  
可若曰未暇則且於大都弘開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  
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選德業醇

備者充司業博士助教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齊治平之道其  
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教授俾國子學官領  
其事數年以後學業有成就者聽學官保舉依例入仕其終不  
可教者三年聽出學使天下之才皆觀感典起然後續立郡縣  
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書奏帝覽之喜十五年出爲燕  
南河北道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  
過真定罷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其狀以僧  
下獄脫虎脫氣悍甚令去其冠立庭下責之脫虎脫逃歸以聞  
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輩犯法故也繼而燕南奏至帝曰我  
固知之有訟靜州守臣盜官物者靜州本隸河東特命往按其  
事歸報稱旨賜白金千兩二十一年命叅議中書省事時噶世  
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  
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輩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  
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願無納其  
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忽木遂辭叅議不拜明年世榮被  
誅帝曰朕殊愧卿因拜吏部尚書時方籍阿合馬家其奴有罪  
當死者詭言主貴隱寄寶多盡得之可資國用遂鈎考捕繫連  
及無辜京師騷動帝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詢其事  
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  
苟延歲月微幸不死耳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急誅此徒則  
怨謗自息帝悟卽命不忽木鞫之具得實伏誅盡釋其捕繫者  
改刑部尚書河東按察使阿哈馬以貲財諂權貴貸官錢約償  
羊馬至則抑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繼遣不  
忽木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饑不忽木便宜發倉粟賑



之權貴臣有奏其擅發軍儲及假鍊阿哈馬使自誣服者帝曰  
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獄至京師審視  
阿哈馬竟坐棄市親軍都指揮使土土哈求欽察之為人奴者  
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土土哈奏  
遇有不臣語帝怒欲誅之不忽木諫曰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為  
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  
肯為陛下盡職乎獄始解桑哥誣殺叅政楊居寬鄭雅不忽木  
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嘗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  
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車駕還自上如  
其弟野禮審班侍輦中帝曰汝兒度以某日來迎後果以是日  
至帝見其癯甚問食祿幾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帝念  
其貧令盡給之二十七年起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

史明年春帝獵柳林野禮審班等劾奏桑哥罪狀時不忽木出  
使三遣人趣名問之至具以實對帝大驚始決意誅之欲用不  
忽木為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正欲備今日之用  
何多讓為不忽木曰朝廷勲舊尚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  
臣慮無以服眾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乃拜完  
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司  
置廉訪司不復宜罷去乃摘憲臣賊罪以動上聽帝責中丞崔  
或或謝病不知不忽木而斥或不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故帝  
意乃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鳥彘詭詐天威  
所臨寧不震懾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陳日燁襲位若遣  
一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  
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使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

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卽以其半賜之辭曰此陛下神武  
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愛沉香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數具  
平章麥木丁請復立尙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庭責之曰阿  
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尤事遂  
寢或勸征瑠球及賦江南包銀皆諫止桑哥黨旣誅帝以忻都  
長於理財欲釋不殺不忽木力爭之日中凡七奏卒正其罪釋  
氏請以金銀幣帛爲祀帝許之不忽木曰彼佛以去貪爲寶竟  
弗與或言京師蒙古人宜與漢人相間處以防不虞不忽木曰  
新民乍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奸人欲擅貨易  
之利交結近幸借爲納忠之說耳乃圖國中貴人第宅與民居  
犬牙相制狀上之乃止有譖完澤狗私者帝問之對曰完澤與  
臣同待罪中書設有私曲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然備位宰輔  
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至至公  
之道言者果屈帝每顧侍臣稱塞陸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故  
帝曰彼事憲宗時每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尚未生也不忽  
木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  
下以爲若何帝急揮手曰卿止朕失言三十年有星孛於帝座  
帝憂之夜召入問所以消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  
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此人所以與天地  
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  
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  
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無  
歲無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  
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論說至

四鼓乃罷明日進膳出盤珍賜之帝不豫政事非國人勲舊不得入臥內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並受顧命留禁中丞相完澤至不得入伺二人出問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議而不預何邪伯顏嘆曰使丞相有不忽木識慮何至使吾屬如是之勞哉完澤不能對入言於太后召問之月魯那顏曰太后但觀臣等所為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成宗即位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丞相常獨入不忽木至數日乃得見帝問知之慰勞良久及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省臣欲奏以為瑞不忽木問曰汝部內所產蓋然邪對曰惟此數莖爾曰如此則既無益於民何足為瑞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以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

犯法者皆賄之求免有獄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

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焉使人謂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然自是以為故事有奴告王者王被誅諂臣以其子居官與之不忽木曰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追廢前命於是丞相以下多忌之奏出為陝西行省平章帝留之竟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元貞二年帝召至便殿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貞字正卿澤州人對曰貞實勝臣乃改不忽木貽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唯史天澤嘗為之臣何功敢當制去重字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卒特命行中丞事有因

父官受賄者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  
化勵風俗爲先若必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  
贓不敘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簞簋不飭  
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意人稱其平恕四年病復作帝遣醫  
治之不效引觴滿飲而卒年僅四十六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  
紝以養母後因奉使還則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尤明於知  
人多汲引丞相哈剌哈孫亦其所薦也世祖嘗謂之曰太祖有  
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丞之然後能固卿實朕  
之左手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拊髀嘆曰恨卿生晚  
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  
此以見朕至大中追封魯國公諡文貞子回回嚶嚶見文翰傳  
冊曰創議膠庠力排聚斂魏絳齊方諫回勤遠正上下倫

敬天威謹識不在年老成猶歉白 輝輝九原奚堪

完澤土別燕氏祖土薛從太祖起朔方歷功拜都元帥取宋成  
都父線真宿衛禁中掌御膳中統初從世祖北征拜中書右丞  
相與諸儒論定朝制參議樞密院事有費正寅者素檢校政告  
其罪命線真往按請託交至無所顧盡得其罪狀伏法完澤以  
大臣子選爲皇太子燕王府僚屬俄署詹事長入參謀議出掌  
環衛小心慎密太子甚見器重一日宴宗室指澤語衆曰先正  
有言爲人上者當務親善遠惡善人如完澤豈易得哉太子薨  
成宗以皇孫撫軍朔漠完澤兩從之北方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尚書不忽木言向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  
完澤名澤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收國事今果驗集賢學士賀勝  
亦言其人爲衆望所屬遂拜尙書省右丞相既入盡革桑哥弊

政請蠲積歲逋負錢粟又言今天下一歲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徂冬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一百三十八錠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且歲賜諸物為數既多先賜者盡得之及後將賜或無可給不均尤甚宜分近侍人為上中下三等於下等擇其極貧者歲加賞賜可免不均之失又懷孟竹課歲辦一千九十三錠行省分賦於民民實苦之宜停其稅帝皆納其言一日侍臣傳旨予官者先後七十人完澤請加汰擇不可用者不敢奉詔帝曰率非朕言其可用與否卿當自處之成宗即位建議加上祖宗尊諡廟號致養皇太后示天下為天子之禮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財發粟不惜鉅萬以振卹百姓完澤之功居多德四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初帝用雲南左丞劉深言征八百媳婦兵民死者數十

萬至是完澤復言於帝曰江南大地盡為世祖所取陛下若不與此役以建不世之威則無功可紀於後帝深入其言意益堅用兵益銳復命深將二萬人以征驪民轉餉溪谷間一夫致粟八斗率數人佐之凡數十口乃達及次順元土官宋隆濟叛深更脅水西土婦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連結隆濟舉兵圍深窟谷中首尾不相救奏遣平章劉國傑往援擒斬叛首士卒還者無幾乃與左丞相哈剌哈孫共奏誅深以謝天下時論以此少之初海盜朱清張瑄為海運萬戶徧以金帛結貴近及敗誅御史杜肯構言澤與二人交通帝釋不問七年卒追封興元王諡忠憲元文類載丞相線真贈益州日蕭曹翊漢素非國輔綿累世之芳猷承懷煥亮之賢庸不棄崇之禮大傳錄軍國重事完澤之父故中書右丞相線真稟雲河嶽著象星辰應

賣山商錄 卷十三 卒輔三 辰應

明良千載之期華忠孝一門之慶  
扶日功高奕葉應龍飛之運惟昔中書之草創歷陳治古之宏  
規位望冠於百僚利澤施於四海躬承世祖肇隆中統之不圖  
子侍裕皇復贊元貞之初政方倚其瞻之重宜昭先德之華維  
垣晉秩於上台列爵仍疏於大國錫號著勳庸之偉易名申節  
惠之文殊恩允出於朕心郵與非由於汝請表南宮雲臺之像  
宰尙服休命永播英聲可追封秦益國公諡忠獻

張九思字子有燕之宛平人世祖至元二年入備宿衛皇太子  
真金居東宮一見奇之以父廢常補外特留不遣江南平以宋  
庫藏金帛頒賜東宮置總管府置之以高鵬為王府都總管九  
思為工部尙書兼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幸上都九思鵬俱  
留大都及王著謀殺阿合馬先遣西番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  
女皇太子與國師還宮作佛事省中疑之使常出入東宮者雜  
視九思鵬皆莫識也鵬素習西域語以番語詰二僧曰皇太子  
及國師今安在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不能對遂執二  
僧屬吏訊不伏鵬恐有變乃與九思入宮集衛士持弓矢為備

頃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宮門外鵬問易何為易不應固  
問易耳語曰皇太子來誅左相也夜二鼓聞人馬聲遙見燭籠  
儀仗將至宮門其一人前呼啓關甚急九思鵬戒門者勿擅啟  
語外人曰殿下還宮嘗令完澤賽羊二人先願見二人而啟且  
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賊計窮趨南門鵬復走南  
門伺之但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見阿合馬郝禎已被殺乃  
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著就擒易并坐當易之  
見誅也刑官論以從亂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曰張易應變  
不審而授賊以兵罪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太  
子言於帝乃止是冬立詹事院以九思為丞九思奏舉名儒上  
黨宋衛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為東宮官屬皇太

子慶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事遂已成宗嗣位改詹事為徽政院以九思為副使俄進中書左丞會修實錄命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六年卒于位虞集墓誌云九思以家政門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于京師嘗以休沐與賢士大夫觴詠而樂之然未嘗自佚卒贈魯國公諡忠獻解字彥解渤海人官至河南宣慰使

冊曰九思穎敏完澤小心並起詹事輝映球琳澤以廉著晚庇宣清勤遠取譽益制其名

續弘簡錄卷十三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四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宰輔四

徹里 千虛父和尚 鐵哥 梁德珪 尙文 何瑋父伯祥

哈刺哈孫 阿沙不花 康里脫脫 李孟 劉正

吳元珪 察罕 鐵木迭兒 張思明 拜住

徹里燕只吉台氏姚燧神道碑作衍只吉氏 曾祖太赤從太祖定中原以功

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之學名臣事畧云既貴顯

母夫人杖之 則俛首受 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俾常侍左右後征東北

邊還奏言大軍所過滋擾民寒餓且死宜加賑恤帝從之擢利

用監事畧云古武庫也 常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賢會行省理財方急

括所在學田輸官徹里慨然曰學田所以供祭祀育人材也安

可嚮遽止之還朝以聞是時桑哥枋政久引用黨與鈞考天下  
錢粟凡阿合馬積年負逋皆坐以中書失徵行省承望風旨督  
責尤峻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者以千數廷臣莫敢言徹里  
從政柳林乘間於帝前具陳其貪虐狀辭氣激烈帝怒其毀詆  
大臣命左右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頃復呼問之辯愈  
力輟耕錄云徹里數桑哥奸賊於上前上怒辭不止曰國家置  
臣子猶人家畜犬警賊至而吠主人初不見賊乃誰犬犬  
遂不吠豈良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歷數其罪而不顧身命  
犬哉上乃悟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山息  
且徒使陛下有拒諫名帝大悟即命徹里帥羽林軍三百往籍  
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遂誅桑哥釋諸枉繫者復命至江南  
籍桑哥姻黨江浙省臣烏馬兒茂里忻都王巨濟等家貲產徹  
里往來凡四道徐皆過門不入由御史中丞遷福建平章汀漳  
劇盜歐狗久不平引兵進討有降者則勞以酒食甘言慰遣之  
他賊聞風爭欵附未幾其黨縛歐狗至汀漳悉平會帝不豫徹  
里馳還京侍醫藥帝崩與諸王大臣共定策成宗立拜南臺御  
史大夫一日名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  
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徵賦以  
多為功至有迫子証父弟訴兄奴許主者傷風敗教莫此為甚  
為我語諸御史毋輒效尤帝聞而善之未幾改江浙平章奉詔  
濬吳松江徹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民大便利吳松江記云  
歲甲辰前海

運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松江故道壅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  
性為浙西居民害慨然上疏條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聞  
命平章徹里董其役乃相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  
之數錢穀之資畚鍤之用命民索絢乘屋厚藁積以防卑濕為  
醫以防疾疫民歡呼四集始大德八年十一月九年名拜中書平  
章政事碑云幾入著責異已者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  
決吾誠不忍見汝敗國以喪元也遂引疾不出

卒



疾卒年止四十七事畧云債券多至累萬大臣請貧無與為比追封徐國公諡忠肅

至治二年加封武寧王改諡正憲按史傳更有一徹里係阿速氏事世祖充火兒赤成宗時

盜據博落脫兒之地命往討之誅其渠長還皇慶二年從相寧王北征以功受賞官阿速左衛僉事

千盧史作奴今從志作盧伯牙吾氏祖忽都思從皇子拖雷破金兵于金

州授管軍百戶歿於軍父和尚玉耳從攻鄂州襄陽進拔岳州

取沙市至江陵累立戰功擢江南浙西道按察使卒於官世祖

念功臣子即授千盧以父官時江浙省臺皆治杭州千盧言行

省專控江浙在杭為便行臺總鎮江南不當偏在杭且兩大府

並立勢偏則事窒情狎則威褻蓋命御史隨在為行臺諒可其

議移駐江東桑哥方擅政勢熏灼人莫敢議千盧入朝見帝于

柳林極陳其蠹國害民罪言與淚俱帝為之動容卒誅桑哥東

平大名二路有諸王牧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連歲爭訟不

休千盧往定之訟始息成宗大德二年歷湖東北道廉訪使前

後一持憲節剛正不撓聞朝廷事有不便必上章極論未嘗以

內外為嫌七年授大都路總管兼府尹馭吏治民有方以暇日

正街衢表里巷尤興建國學俄進同僉樞密院事上疏言蒙古

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動輒萬里裝橐鞍馬之資皆自辦

每行必鬻田產甚則典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

困苦日甚今邊匪無事而虛殫兵力非計請以甘肅兵就近戍

守而山東河南之前戍者官為出錢贖其田產妻子庶使兵力

少瘳詔從之未幾除叅議中書省事贊決機務凡千祿之人由

他道進者一切不用仁宗延祐五年乞致仕退居濮上築先聖

燕居祠于歷山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

畝給養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卒追封衛國公諡

忠肅

年補四

景憲

鐵哥西域迦葉彌兒人父幹脫赤與其弟那摩俱學浮屠氏尋相謂曰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焉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定宗號那摩爲國師以幹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那摩授玉印令總天下釋教幹脫赤亦貴用事領迦葉彌兒萬戶奏請歸諭本國臣服詔偕近侍往國主不從怒殺之追諡忠遂常幹脫赤之歿也鐵哥甫四歲從那摩入見帝方食鷄楸賜之鐵哥捧而不食帝問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鷄一世祖卽位幸香山永安寺見書畏吾兒字於壁問誰書者僧曰國師兒子鐵哥書帝召見愛其容儀使備宿衛年十七詔擇娶貴家女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爲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爲娶冉氏女久之命掌饗湯藥日益親密至元十七年進尙膳監遷同知宣徽院事賜第大明宮左留守改莊以逼近木局爲言帝曰俾居禁近以便宣召木局稍隘何害高州人言州境多野獸宰稼願補充貢鐵哥曰此輩欲自濟其私耳且擾民不可聽有食尙食餘餅者帝怒鐵哥言失餅之罪在臣食者無與內府日用圓米計糶米一石僅可得四斗奏自今非御用請止給常米帝皆善之進司農司達魯花赤嘗從獵有獵者射兔誤中上駝駝死帝怒命誅獵人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矣亟釋之母爲史官所書庾人盜斲杭米牧人盜割驢峯罪皆當死鐵哥鞠之入言於帝曰庾人母病盜杭欲食母耳生割驢峯誠忍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又奏升司農司爲大司農使天下知朝廷重農意桓州饑民鬻子女爲食奏以官帑贖之從征乃顏至撒兒都魯之地其黨塔不歹率兵奄至鐵哥奏

曰昔李廣一將耳尚能以疑退敵况萬乘之威乎今彼衆我寡  
不得地利當設疑以退之于是帝張曲蓋據胡牀鐵哥從容進  
酒敵按兵覘之懼有伏夜遁去二十九年進中書平章政事以  
病足聽肩輿入朝帝嘗憶北征事不能悉記鐵哥條舉甚詳帝  
悅賜金束帶成宗卽位以先朝舊臣賜瑪瑙盃謂曰此器先皇  
所用卿久侍先皇故以爲賜大德三年乞解機務仍議中書省  
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諳之俾領其事凡  
給賜廩餼金帛數一遵世祖定制七年復拜中書平章平濼大  
水奏曰散財聚民古之道也今平濼水災宜加賑卹遼王脫脫  
來朝從者執兵仗以入鐵哥劾止之王懼謝從幸縉山饑民相  
望鐵哥不待請遽命發廩以賑既自劾專擅罪帝稱善不巳武  
宗卽位遙授中書右丞相有訴寧遠王濶濶出逆謀者鐵哥知

宗卽位遙授中書右丞相有訴寧遠王濶濶出逆謀者鐵哥知

等奏言世祖子惟寧遠王在宜賜還帝從其請明年奉命詣萬  
安寺祀世祖御容感疾歸皇太后令內臣問疾附奏曰臣死無  
日願太后輔皇帝布維新之政社稷長久福也言訖而卒追封  
延安王諡忠獻

梁德珪字伯溫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四大興良鄉人年十一給事后宫令

習國語通奏對由中書左司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執政  
入奏事帝詢其本末不能對德珪從旁辨析曉暢帝大悅拜參  
知政事是歲至元三十一年也德珪在省久凡錢穀出納之制  
銓選進退之宜諸藩賜予之節或上命驟至不暇閱簡牘同列  
莫知所對德珪從容數語卽定問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  
某年嘗有此旨驗之不爽先是帝闕州郡報囚數怪其過多德

珪方在右司詔問焉對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故致此  
帝感悟為赦中外逋負民賴以蘇成宗大德二年拜中書平章  
政事務以安靜輔治求進者不得逞七年坐受朱清張瑄賂罷  
明年復位由是朋聚興怨欲撫事中傷之會帝有疾言者盛氣  
致詰德珪遽引咎安置湖廣帝疾愈詢知之召至問卿安在德  
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往拜其母以氣疾乞骸骨歸卒于家  
年僅四十六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六十四  
史杜育構言伯顏等樹黨受賂滿成退荒道路相慶方今數月  
遠聞名復相位又與原鞠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伯顏梁  
德珪入都馬辛為三凶惟其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  
異屢見朝廷存恤之詔雖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  
其殃乞將羣凶明正其罪中丞何通亦以為言前後章數上皆不報  
尚文字居卿神州深澤人幼穎悟負奇志張文謙宣撫河東參  
政王倚薦其才辟掌書記按王倚傳云倚字輔臣東萊人至元  
十一年為太子家丞官至

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探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可行於今

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之明年春朝儀成

帝臨觀大悅遂為定制寺本魯神神道碑云上御法座瞻之見  
大書宸極御座之居名文問之對曰天

極居中眾星環拱帝德無二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南臺御史

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中臺祕其章不敢上而阿

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散等知之請悉拘百司更案欲因以發其

事文留臺章不與事聞帝命宗正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即白御

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其謀至險且其

人本阿合馬餘黨賊罪狼藉宜先發以奪其謀御史大夫與丞

相入言狀帝震怒曰汝等與御史通謀內禪獨無罪邪丞相頓

首曰臣等無所逃罪但若輩名載刑書而敢為此舉實欲動搖

人心願靜以鎮之帝怒稍解既而塔即古阿散受人金竟坐死  
成宗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劾江浙平章不法者  
十七事遣文往按平章堅不服且訐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  
帝命省臺大臣議咸曰平章勲臣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  
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  
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愬責其帥如籍均役情無害  
法即有罪亦輕廷辯數四與臺省入奏帝悟平章御史各坐杖  
遣碑云他日集肅政堂衆憂省臺不協文曰天下無難事第恐  
處之失要耳都省長百官亦相握大權相抗不敵動費天聽  
取厭傷體自今狼貪虎暴者并彈之事不涉私者  
正救之果大蠲繭論斥未晚何川紛然衆聽其論尋授河南北  
廉訪使大德改元河決蒲口臺檄文按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  
其勢猛湍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其為患  
不知幾千百年矣今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  
十一已塞者二自濶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  
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  
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  
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過上  
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垣以禦  
泛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患之家量給河南  
退灘地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此一時救菑良策也  
蒲口不塞便時河朔郡縣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成巨浸帝  
惑之乃大興人徒塞治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歲以為苦自  
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七年召拜中書左丞相西饑發  
廩不足請募民入粟補官以賑山東歲凶盜起奏出鈔八百五  
十餘萬貫濟之選十道使者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奏斥南方白

雲宗與民均役白雲宗乃江南西域賈人有奉珍珠求售者價

六十萬錠省臣相顧語曰此所謂狎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

為過一坐傳玩良久文問何所用衆曰含之可不渴熨而可使

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

人其為用已微矣吾所謂寶者菽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

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

於彼乎竟不一視年七十告歸仁宗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

三往乃起碑云三月辛酉見上嘉祐殿上顧太保曲泰定三年

以中書平章致仕卒年九十二神宗時効力潔淨人也

何瑋易州易縣人父伯祥從張柔來歸授易州軍民總管從主

帥察罕伐宋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遽還諸軍倉皇失措伯

祥曰此必為敵所遏我兵宜出不意深入其地彼不我測乃可

出也遂率兵突戰直抵司空寨陵高伐木為攻取勢既夜命發

五營營火十炬伏精銳於營側天將曉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

後宋兵果來追伏發驚潰奮擊百餘里他軍不能歸者皆賴以

出世祖南伐伯祥以叅贊軍事卒于軍瑋襲父職從圍襄樊屢

敗宋舟師歷官湖南宣慰使成宗即位拜中書叅知政事時省

臣凡十一人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

轉相疑忌請損之京兆孔廟成瑋言唐虞三代國都闔巷莫不

有學今孔廟既成宜建國學於其側時方建南郊議尊祖配天

之禮省臣曰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瑋曰嚴父配天不

易之制也不從或宗崩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廷臣議祔廟

及攝位事瑋難之丞相變色曰汝獨不畏死邪瑋從容曰死畏

不義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武宗至自上都瑋出迎帝曰朕知

卿忠直朕有不逮卿當勉輔拜中書平章政事未幾出鎮河南  
帝名至榻前諭曰汴京屯田久廢卿當為國竭力瑋至先建諸  
葛祠立書院以地三千畝贍之卒封梁國公諡文正

哈刺哈孫幹刺納兒氏名臣事畧作幹羅那氏劉敏中勲德碑云朔方人曾祖啟昔禮

始事脫幹璘可汗與太祖約為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欲害之

啟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人遁去諸部聞者多

來歸還攻滅之併其衆擢啟昔禮為千戶賜號答刺罕輟耕錄云答刺

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者也非勳戚不與事畧云祖博哈

理察從睿宗取汴蔡滅金父囊加台從憲宗伐蜀皆卒于軍哈

刺哈孫自幼威重且雅好儒術世祖錄勳臣後命長宿衛襲父

號自是人稱答刺罕而不名帝嘗諭曰汝家勳載王府行且大

用汝矣至元二十二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出寬滯數百人稱

大同人羣應房主人死進臣以變聞帝怒遣哈刺哈孫往治

又欲沒其產賞告者哈刺哈孫皆縱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集

罪為時相忌其異已謀多事以撓之奏請江南獄亦謀大宗正

哈刺哈孫謝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

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久之出為湖廣平章時湖湘間多盜剽

取商旅貨財比至發卒擒誅之自是水陸無梗事畧云邊將征

刺哈孫戒曰無擾善民有奪民交趾出其境哈

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軍肅然初樞密置行院於各省分兵民

為二奸人得植黨自蔽哈刺哈孫入覲陳其不便帝命罷之因

問曰廉訪之職人多言其反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

奸慝貪吏疾之妄為謗耳帝然其言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

屯田廣西為圖交趾計哈刺哈孫密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

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更莫知其入奏抱卷請署

行弗答更再請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免民感悅已而廣西帥

府請募南丹州五千屯田哈刺哈孫曰此役土著之民與瘞  
屯異內足以實空地外足爲邕管之蔽且不煩士卒而饋餉有  
餘計甚善卽度地立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與之湖南宣  
慰使張國紀建言欲按宋末故事增徵民夏稅哈刺哈孫曰亡  
國弊政聖朝其可行邪奏止其議成宗大德二年徵拜中書左  
丞相既受命遠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慎名器爲務有大  
政必引儒臣雜議奏建廟學選名儒爲教官采近臣子弟入學  
時右丞相完澤用雲南左丞劉深言請征八百媳婦哈刺哈孫  
諫曰山嶠小邦遼絕萬里何足以煩中國不聽發兵二萬命深  
將之往士卒死者十七八訖無成功帝始悔不用其言會赦有  
司議釋深罪哈刺哈孫曰徼利首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  
無以謝天下先是御史中丞董士選亦以爲言卒諫劉深七年

是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親加遴選定其更職其十一  
又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  
釋之生者倖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爲之改容帝寢疾入視  
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成宗崩  
是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母居懷慶丞相阿忽台謀請成后  
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答爲君諸王陰爲之助哈刺哈孫密  
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闕下  
內旨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  
近郊衆猶未知也且列牘請署言后決以三月三日御殿聽政  
乃陽許之衆莫知所爲明日仁宗至大都夜遣人密啟曰懷寧  
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仁宗乃於朔日率衛  
士入內誅亂臣阿忽台等械送阿難答詣上都內難悉平自冬



至春未嘗一至家休沐夏五月武宗至自北方即帝位加太傅  
錄軍國重事仍總百揆以其子脫歡入侍初仁宗之定內難也  
阿忽台有勇力諸王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刺哈孫力  
爭曰祖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封禿剌疎屬豈得以一日之功  
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剌因譖於帝曰方安西謀于大統丞相  
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相出鎮和林比至斬為盜者一人禿云米  
商衣  
分遣使者賑降戶奏出錢帛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千教民取  
魚為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  
餉饑民又度地立兩倉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數千頃治  
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石北鄙大治至  
大元年賜大帳如諸王諸藩禮禿云諸藩稟命  
或事則以宴之閏十一月遭疾  
卒年五十二歸葬昌平追封順德王諡忠獻子脫歡重厚有父

風書讀書官至江浙行省左丞相

冊曰在古賢相不動聲色定變須臾奠國磐石斯人不媿  
伊霍可匹寵利不居成功尤赫

阿沙不花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破康里時其祖母苦滅古麻  
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國亂家破無所依欲東  
去慮無以自給一夕有數馳皆重負突至廬帳前驅之不去且  
則繫之帳外置所負其旁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乃發視  
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資我而東邪不然此豈吾所宜  
有遂載二子間關越數國來歸時太宗方立盡獻其所有帝深  
異之命治邸舍具廩餼居焉閱二年聞國已定謁帝請歸守墳  
墓帝問所欲對曰臣妾二子雖無知願留事陛下帝大喜立召  
其子入宿衛而禮遣之後十三年復來其子方從憲宗伐蜀至

和林聞憲宗崩諸將皆還二子獨後心竊以爲疑禱於神得吉  
尋二子偕至遂留居燕曲律無子牙牙後封康國王生六子阿  
沙不花與康里脫脫其著者也阿沙不花年十四入侍世祖賜  
土田給奴隸使居興和之天城會西番使者來奏旣諭遣之矣  
後數日帝問近侍諸大臣曰曩西使來何請朕何辭以遣衆莫  
能對阿沙不花從旁代對甚悉帝曰卿等任天下之重反不若  
一童子邪一日故令諸門者勿納阿沙不花入立移時乃從水  
竇以進入見帝問之以實對且曰臣一日不入侍身將何歸帝  
悅更試之命飭四宿衛兵器無或慢使掌門無敢闌入者帝曰  
可用矣諸王乃顏反西北宗王多從之帝以爲憂阿沙不花曰  
莫若先撫安諸王後行天罰則叛者勢孤矣帝曰善試爲朕一  
行卽北去說宗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然曰大王知  
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  
顏旣自歸是獨大王與上抗也幸上聖明知非大王意置不問  
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  
諫之于是諸王之謀皆解及還報帝始親征命阿沙不花徵兵  
遼陽以千戶領昔寶赤之衆扈行及師還上言大同興和兩郡  
間當車駕所經有帷臺嶺數十里無居民令有司作室嶺中徙  
邑民百戶居之割昔寶赤牧地使耕種自養帝欲盡徙桃山民  
以其所爲昔寶赤牧地阿沙不花固請存三千戶以給鷹食民  
德之終元之世飲食必祭諸王海都叛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  
阿沙不花從踰金山戰杭海有功及卽位太宗正脫兒速以賊  
汚聞詔阿沙不花鞠問得實就命代之成宗目之曰阿卽刺猶  
言王也羅會朱清張瑄敗先遣都指揮使忽刺木籍其家以受賂被

誅更命阿沙不花往具以實奏賜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先是武宗爲懷寧王總軍漠北間今日材可大用者爲誰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材也命從行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乘間謀竊大位武宗適遣脫脫上京計事丞相哈刺哈孫令急還報而成后已密戒通政院止其驛馬阿沙不花知事急與同知院事察乃謀作先日署文書給馬去仁宗將至大都有言安西王謀以三月三日奉成后舉事者阿沙不花言於哈刺哈孫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於人矣不若先事而起乃前二日白仁宗詐稱名安西計事至卽執之盡誅阿忽台以下諸黨與哈刺哈孫同居禁中仁宗以太子監國遣使北迎武宗而武宗遲回不進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奉衣冠尙輿至野馬川備道兩宮意及陳安西謀變始末且曰太子監國所以備他變臣萬死保無他武宗大悅遙拜中書平章政事命先還報兩宮武宗至上都加特進太尉命與丞相塔思不花還京師治安西黨諸連坐者三十餘人皆釋不問帝嘗出太府金分賜諸王貴戚阿沙不花入朝見一人倉皇狀曰此必盜金者乞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帝卽以賜之命誅盜者辭曰盜誅固當金非臣所宜得願還金以贖盜死帝悅從之有近臣蹴踡帝前帝命賜鈔十萬貫諫曰以蹴踡受上賞則奇技淫巧之徒日進而賢者日退將如國家何臣不敢奉詔乃止每入奏見帝御五花殿容色日悴乘間進曰入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倚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麴蘖是耽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曰非卿孰爲朕言命進酒謝曰臣方欲陛

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言不信於陛下也臣死且不敢左右皆  
賀帝得直臣詔進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賜爵康國公至大  
二年十月卒于位年堇四十七至正元年追封順寧王諡忠烈  
其繼室別哥倫氏有至行寡居三十年未嘗妄言笑身不服華  
綵詔旌其門子伯嘉訥性廉直嘗爲京尹有屯儲衛誘民誣  
首海商一百十六人爲盜而掠其貲者獄具械送刑部命伯嘉  
訥審錄盡得其寃狀白丞相釋之還其貲後遷翰林學士  
脫脫亦牙牙子也幼姿貌魁梧步履莊重世祖奇之命入宿衛  
成宗初奉使至北邊丞相伯顏見之問曰汝誰氏子脫脫以實  
對伯顏曰吾老矣他日可大用者汝也武宗以皇子撫軍北方  
脫脫從叛王海都入犯討之會師杭海大破其衆脫脫手斫一  
士連背脾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出戰脫脫執  
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撲其手不退大將朵兒答哈曰太子在軍  
中如身有首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可謂忠矣武宗  
然之成宗崩丞相哈剌哈孫稱疾臥直廬中脫脫適以使事至  
卽令馳告及仁宗先奉母至自懷孟既定內難而帝且惑於陰  
陽家言欲武宗讓位於其弟武宗聞之不憚急遣脫脫往察事  
機疾歸報脫脫馳至大都入見太母具道武宗意太母愕然屏  
左右語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言殆有讒間汝  
歸爲我彌縫之使骨肉懽好汝功不細脫脫謝曰臣侍藩邸久  
頗見信任常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保亡它也先是帝母見武  
宗遲廻不至已遣阿沙不花往道羣臣推戴意至是脫脫繼往  
復致太母言乃大感悟先遣阿沙不花還報武宗正位尊太母  
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宮協和脫脫兄弟之力爲多當

脫脫之至京也武宗命同知樞密院比還問視事否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爲扈從之臣攬取名位誠恐有累聖德是以未敢祇事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時嘗出不遜語至是將寘之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不知者將以爲修怨恐人人自危况其人習先朝典故當今有用才也乃宥之叛王海都子察八兒素畏帝威名率諸王內附詔設宴大廷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言爲告戒脫脫薦只兒哈忽令代言以進果稱旨卽以授脫脫頃之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脫脫卽席備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詞旨明暢聽者傾服自同知樞密院進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中書左丞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稱賢相至大三年丞相三寶奴等勸帝立皇子和世暉爲皇太子脫脫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太弟曩定大難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成命嗣後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三寶奴曰今日見授弟異日能保叔必授姪乎對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自是議遂息時初立尙書省賜予無節名爵日濫脫脫進曰爵賞者帝王所以勵世之具今爵及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將何所賴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名諸務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則用臣何補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遣脫脫往給其資裝脫脫謂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別遣丞相脫忽魯魯往幾致激變仁宗卽位罷爲江浙行省左丞相甫下車問民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通江滸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作土功脫脫曰

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而

成是時鐵木迭兒為相欲固位取龍議立仁宗子碩德八剌為

皇太子即英宗又譖脫脫為武宗舊臣詔逮至京郡志云杭民數萬號慟選道不

得居數日傳兩宮旨諭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名汝至今察其

無他可復還鎮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時鐵失先為大夫陰

忌之喉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家居不出者五年卒年五十六至

正初追封和寧王諡忠獻脫脫常即宣德別墅延師訓子鄉人

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沒即其中祀焉子

九人見宰輔者曰鐵木見塔識見忠節者曰達識帖睦爾各有

傳按西湖雷峯下水中有高阜相傳為丞相脫脫墓及考大德三年又有名脫脫者為江浙丞相知就是

冊曰定策大計姦邪窺伺苟有隙乘社稷攸繫三宮協和

忠能啓寤命世奇才興於西上天之所資得寶有故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祖昌祚初授本州宣撫使父唐歷仕

秦蜀因徙居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通貫經史授徒於家

遠近爭從之世祖時隨父入蜀省臺辟薦皆不就成宗初遣孟

往陝西採訪先朝聖政備史館紀述孟討論編次以進時武仁

二帝皆未出閣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

令為太子師大德初武宗撫軍北方孟侍仁宗於宮中進講多

所裨益及仁宗侍母居懷孟又如官山孟常單騎從在懷州四

年每進言堯舜之道惟孝弟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

殿下當奉迎意旨以娛樂之則孝弟之道皆得矣成宗崩安西

王阿難答謀篡大統丞相哈刺孫密使來告仁宗疑未行孟

曰支子不嗣世祖典訓今宮車晏駕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

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都以折奸謀固人心不則國家

安危未可測仁宗猶豫未定孟復進曰倘邪謀得成以一紙書  
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保何論宗社仁宗懼然乃奉母后還大  
都時哈剌哈孫稱病堅臥仁宗遣孟往問計適成后使者絡繹  
視疾孟入長揖坐前引其手診脈衆以爲醫者不疑旣而知安  
西謀立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卽爲人所制左右  
疑懼未敢發皆曰俟大兄至徐圖之未晚孟曰羣邪違棄祖訓  
欲立庶子天命人心皆弗與殿下入內庭則凡知君臣之義  
者無不爲殿下用先清宮禁以迎大兄計之上也倘安西旣正  
位號縱太子至彼豈甘退就藩服如是則宗社危矣且危身以  
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弟也得時弗爲非知也臨機  
不斷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  
者使以吉告入筮遇乾之睽上者謂大吉孟曰筮不違人仁宗

起衆翼之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剌哈孫自東

掖來就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獄奉璽北迎武宗中  
外帖然仁宗監國使孟叅知政事規畫庶務羣小多不樂旣事  
定言於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  
顏色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武宗卽位或讒  
孟當內難初定時嘗勸皇弟自取帝察其誣弗聽仁宗爲皇太  
子侍內宴飲半忽戚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何故不樂對曰賴  
天祖之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  
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見於色耳帝感其言命搜訪之得於  
許昌陘山召見玉德殿帝指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  
者特授中書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眞拜平章政  
事孟頗以國事爲已任見當時賜與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

擬無度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也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冒濫不可計數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並宜汰罷尋兼領國子學孟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凋謝四方儒士成材者勿限資級請擢任國學翰林諸職俾學者知所激勸帝皆從之先是帝在懷州習見吏弊既卽位欲痛剷除之孟言胥吏亦有賢者在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護如此真長者之言卿於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朕尤深服會歲旱臺臣言燹理非人所致孟曰燹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帝曰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勿復言更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之印又圖其像敕詞臣爲贊且御書秋谷二字賜之入見必坐語移時嘗賜鈔十萬貫今將作監治第孟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辭不受更以樽節財用爲請帝納其言罷諸營繕皇慶初請告歸葬事訖入朝帝慰勞甚至因請解政枋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又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請帝每與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以科舉取之猶勝於他途進者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決意行之延祐改元復拜平章政事改封韓國公又堅乞致政帝不得已許之英宗初鐵木迭兒復相以孟素不附已讒搆於帝奪其前後封拜制命左遷集賢侍講學士欲因其不屑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官俯就集賢邪由是讒者不得入至治元年卒御史交章



辨其誣詔復原官進封魏國公諡文忠孟三入中書退居一室  
蕭然如布衣凡獻納謀議常自毀其稿家無存者子獻官御史  
中丞尚氣節兼多著述行世

冊曰央策帷幄毅然直趨闕夫瑟宿哲者炳如勛成智隱  
靜其如愚晚節委佗明哲保軀道復之學黃老爲徒

劉正字清卿青州人讀書習吏事初辟戶部令史世祖至元八  
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大都轉運司負課銀五百餘  
錠運使四人皆被逮及覈本路歲入籍實無負故獄久不決正  
知其寃乃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領課文契七數適相  
符驗字蹟皆司庫辛德柔書即自尙書捕鞠之辛具服蒸償所  
負課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轉樞密院令史辟掾中書十四年  
分省上都會諸王昔里吉叛行至居庸守者告前紅警使始

退正曰職當進而退可乎遂馳出關抵上都邊將請黃白金符

充戰賞中書邊檄工部造給未及上請帝怒其欺罔正曰軍賞  
貴速先給符而後請命臣未見其罪也帝釋然尋擢左司都事  
時阿合馬當國與江淮省官阿里崔斌有隙誣盜官糧四十萬  
命刑部尙書李子忠與正同按其事獄弗具復遣北京參政張  
澍等雜治竟置二人于死正乃移疾歸阿合馬敗逮正至坐以  
黨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會日暮帝起還內正械繫闕  
東隙地踰數日復移寘拱衛司丞相和禮霍孫曰上嘗謂劉正  
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矣得免歸成宗大德初累遷  
雲南左丞時方議征緬正方阻之不得師出果無功雲南歲供  
金銀故事遣官往徵耗費率數倍民以爲苦正請給官秤令土  
官詣省自輸納其弊頓革武宗卽位入爲中書左丞會立尙書

省方辭還家仁宗初召諸老臣入議國事正詣闕言入事曰守  
成憲重省臺辨邪正貴名爵正官符開言路慎賞罰節財用詔  
集議行之累乞致仕不許拜平章政事議經理河南淮浙江西  
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其不可弗聽時大旱臺臣言燹理非  
人平章李孟引咎丐罷平章忽都不丁曰臺臣不能明察姦邪  
誹議朝政可還詰之正曰省臺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  
容紛出異見孟頷之竟如忽都不丁言有旨廉訪司權太重故  
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李孟將議行正言但當  
釋人法不可易事遂寢延祐六年卒追封趙國公諡忠宣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按察副使至元十四年世祖  
召元珪入見授後衛經歷嘗從幸上都奉命取御藥來大都萬  
歲山乘傳未盡一晝夜至帝奇其速再遷叅議樞密院事時繕

乃立武衛繕理宮城凡興作必以問於樞府成宗大德初除吏

部尚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  
絕繼調工部尚書河朔連年水旱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為  
本凡用民者必書蓋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帝嘉其言土木  
稍息

出為江浙參政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徧結當路及伏  
誅錄其家具籍所交諸貴人而江浙省臣尤甚惟元珪一無所  
污武宗即位遷樞密副使詔議政中書條上惜民力嚴選舉節  
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諸事皆切  
時務仁宗初立召赴省與諸老成議事尋出為江浙左丞漕臣  
言江南殷富益由多匿腴田若行檢覈法當益田畝累萬元珪  
曰江南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若一動搖其害不細  
固爭月餘不能止遂移疾去延祐初起為甘肅左丞歲餘還朝

帝曰卿本累朝舊臣宜在舊服命商議中書省事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供賦稅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為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歛民困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領之英宗即位又條上軍民利弊十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平軍民不可偏枯軍官襲職惟傳適嗣支庶不可搖亂帝並嘉納以年老致仕卒泰定元年追封趙國公諡忠簡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父伯德那舉族來歸授河東民賦副總管因居河中後徙解州察罕生倚氏縣是夜月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故名察罕譯言白也幼穎悟博覽強記能通諸國語為

行軍府千戶湖廣叅政與魯赤辟為萬戶府知事且令諸子皆受學世祖至元中從鎮南王征安南師次瀘江安南世子陳日

烜遣其叔遺愛詣軍門自陳無罪王命察罕數其罪責之使辭屈世子舉眾逃去及與魯赤移江西行省平章復辟為理問有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取恐為居人所有察罕曰妄也是必構害讎家者問之果然出入江廣凡二十一年大事多所裁決成宗大德間御史臺奏貪湖南憲司事中書省奏為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剌哈孫曰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竟除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左道惑眾平民望誤者千計察罕鞫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眾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以治最擢河南行省郎中仁宗自懷孟入河南平章囊加台薦之名至上都曰卿少留行用卿矣武宗即位立仁宗為

皇太子授察罕詹事院判先遣還大都立院事武宗崩仁宗哀  
慟不已察罕啟曰庶民修短尚云有數聖人天命夫豈偶然天  
下重器懸於殿下縱自苦如宗廟太后何仁宗輟泣曰曩者大  
喪必命浮屠何益吾欲發府庫以賑鰥寡孤獨若何曰發政施  
仁文王所以爲聖殿下行之幸甚仁宗卽位拜中書叅知政事  
但總大綱不屑細務識者謂得大臣體帝嘗賜枸杞酒曰以益  
卿壽皇慶元年進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乞歸解州立碑先  
塋許之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翁自號每入奏帝望  
見曰白雲先生來也帝嘗問張良何如人曰佐高帝興漢功成  
身退賢者也又問狄仁傑何如人曰當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  
亦賢相也因誦范仲淹所撰碑詞甚熟帝歎息良久曰察罕博  
學如此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繕寫徧賜左右且命譯  
如之禁勢豪不得私匿尋遣使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  
江右尤甚致贛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動事乃罷明年又奏天  
下庶務雖統中書舊制省臣亦與分領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  
平章李孟左丞阿卜海牙叅政趙世延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  
委平章張閻右丞蕭拜住叅政曹從革各分治帝從之命總宣  
政院事進位太師凡議重刑必聽裁決初武宗旣立帝爲太子  
約以次傳已子和世璠至是鐵木迭兒欲固寵勸帝立皇子碩  
德八剌爲太子且日譖和世璠於兩宮遂封周王出鎮雲南從  
此威震百僚怙勢貪虐滋甚惟蕭拜住稍牽制之而楊朶兒只  
旣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有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  
獄鐵木迭兒愛其賂使家奴脅留守賀勝出之勝持不可朶兒  
只廉得其狀乃與拜住及勝入奏一時內外御史玉龍帖木兒

徐元素等四十餘人共上疏畧曰首相鐵木迭兒蒙上罔下蠶  
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讐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已者靡  
所不至如占據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墻園地三十畝衛兵  
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兒班答餽鈔十四  
萬貫寶珠玉帶氈毼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  
賂金一百五十兩既位極人臣復使諸子無功盡居貴顯縱家  
奴凌虐官府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恬  
然略無省悔四海疾怨已久乞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奏上帝震  
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懼匿典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帝不樂  
者數日又恐重傷太后意僅罷其相位家居未逾年復起為太  
子太師中外駭愕時趙世延為御史中丞糾其不法者十三事  
及內外臺論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帝終以太后故

帝範及累朝起居注名曰聖武開天紀并述太宗平金始末俱

付史館嘗以病請告暨還朝帝御萬歲山圓殿與平章李孟入

謝帝曰白雲病愈邪對曰老臣衰病無補聖明荷陛下哀矜放

歸田里不覺沉疴去體命賜茵坐顧李孟曰知止不辱今見其

人朕始以囊加台言用之誠多裨益語及前古帝王命氏之由

因賜姓白氏既致仕優游八年以壽終

嘗著帝王紀年一書程

於書春秋莫明於遷史記後之稽古者舍此何以哉然孔子

自唐虞信而足徵司馬乃上述黃帝以來又遠詳其世次先儒

固嘗疑之至於諸家編紀沿襲舛訛莫相統一皆好博之流

也後惟康節經世書以歷紀之始明自可信平章白雲翁信

篤學博觀約取於政事餘暇取諸家紀載集正之一以經世

為準名歷代帝王紀年纂要亦上及義農者備博覽而已夫信

孔子者莫若康節信康節者莫若白雲然則後之信白雲者端在此編矣

鐵木迭兒蒙古人嘗逮事世祖以便佞取容成宗時同知宣  
院事武宗時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二載以擅離職赴闕為尙

書省所劾詔詰問尋以太后旨得貸罪還職仁宗將卽位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李孟爲平章政事銳欲更張庶務而太后在典聖宮已有旨名鐵木迭兒爲右丞相帝不得已相之及幸上都命居守大都未幾以病去延祐改元丞相合散自言非世勲族姓不可居右相因舉鐵木迭兒自代帝令白太后授以印俾監修國史仍預軍國重事未數月復進右丞相奏言自今左右司六部官有不盡心者初則論決不悛則黜而不敘中書政務諸司毋輒干預內侍毋隔越妄奏以富民在諸番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番貨反重乃以江浙右丞相立領其事發舟計綱給牒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貲又以經用不給預買山東河間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并嚴江南用糧令用主自實頃畝狀於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弗問仁宗崩越四月卽傳皇太后旨仍爲右丞相又諭月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名蕭拜住楊朵兒只至徽政院與院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卽起入奏違傳旨執二人殺之英宗將卽位鐵木迭兒方病足中書省啟祖制皇帝登極中書率百官稱賀班首惟上所命仍命鐵木迭兒居首旣卽位卽奏委平章王毅右丞相高昉等徵理在京倉庫所貯糧虧耗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所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急違者杖之帝幸上都鐵木迭兒嫉留守賀勝素侵已奏其便服迎詔爲不敬又殺之時世延已出爲四川平章鐵木迭兒方入相卽密啟東宮遣人逮至坐以違詔罪當死帝以事在赦前釋之鐵木迭兒又奏昔世延與省臺諸臣謀害老臣請究其姓名帝不問久之帝覺其逞私報復所譖皆先朝舊人

滋不悅乃任拜住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疎外因稱疾不出愀怏死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死有餘辜命追奪官爵籍其家餘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後以贓敗鎖南常爲治書侍御史以與聞弑逆將作院使鎖住與其弟觀音奴坐怨望造符籙祭北斗呪咀皆伏誅

張思明字上瞻其先獲嘉人後徙輝州幼穎悟過人至元間由侍儀司舍人辟尚書省掾呵合馬旣死世祖追論其奸命尚書省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盡輸其贓以入思明抱贖從日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帝聽忘疲曰讀者吐音大似侍儀舍人榮祖曰正由舍人選爲掾者帝奇之曰斯人可用授湖廣行省都事歷遷兩浙鹽運使仁宗皇慶初歲課日益僚屬請上羨數思明謂羸縮不常萬一以羨爲額是我希一邑之

榮遺百世之害不可延祐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浮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官其弟五品官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乃曰卿可姑與後勿爲例止授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改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思明居工部得無怏怏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嘆之遷西京宣慰使會左丞相合散辭職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也曰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曰臣自揆才薄恐悞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誰可者以思明對即日仍拜叅知政事比召至車駕幸上都見于道慰勉良久尋以右丞相鐵木迭兒擢中書左丞英宗宅憂鐵木迭兒方枋政日誅戮

不已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  
有不臣心萬一諸王駢馬疑而不至將奈何鐵木迭兒悟曰非  
左丞幾誤吾事帝造壽安山寺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  
成珪李謙亨等強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等二人而以珪謙亨屬  
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以來未嘗殺諫臣成李  
既屬吏當論法二人得不死及拜住爲左丞相與鐵木迭兒各  
樹敵思明懼禍及累辭不獲後以不給蒙古子女日糧餓死四  
百人帝怒杖逐之家於社門六年文宗初起爲江浙左丞相會陝  
西饑中書省撥江浙鹽課十萬錠賑之吏白周歲所入已輸京  
師思明日陝西餓民相食在洞轍若不與是索之楛魚之肆也  
其以來年未輸者如數與之有罪吾當坐朝廷避之復召爲中  
書左丞相御史劾其在仁宗朝阿附鐵木迭兒聞諜兩宮旣行斥  
罷及英宗朝權奸再相復授爲左丞相惡不悛卒以罪廢今又  
冒居是職有玷朝班思明卽移疾去卒年七十八平生不治恒  
產惟收書三萬七千餘卷尤明於律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  
絕贈清河郡公諡貞敏

拜住丞相安童孫兀都帶子也生五歲而孤武宗至大二年襲  
長宿衛仁宗初拜太常禮儀院使尋進大司徒每議大政必問  
合典故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止說典故邪拜住微笑曰公  
試言之國朝何事不依典故英宗在東宮聞其賢遣使召之欲  
與語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  
東宮私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竟不往及卽位趨拜中書  
平章政事徽政使失烈門與故丞相合散等謀廢立帝密聞其  
事御穆清閣召拜住謀之對曰此輩擅權亂政已久今又陰結



黨與謀危社稷宜速誅以正祖宗法度帝動容曰此朕志也命  
率衛士擒斬之即進拜住為左丞相先是近侍傳旨以姓名赴  
中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為之雍塞拜住奏閣之法授一依  
選格次第吏無所容姦刑曹事有情可矜者務加寬卹至貪暴  
不法必不少容從幸上都帝以行宮享麗殿卑隘欲改作拜住  
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  
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天下望乃非帝嘗謂曰朕委卿以大任  
者以乃祖本華黎從太祖開疆宇安童相世祖致昇平也卿每  
念先世令聞當益盡心於國拜住謝曰臣有所畏者三畏厚祖  
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

魯仲連躡頰云至治元年詔若曰丞相安童賜我世祖功在社稷其勅詞臣即所有范陽采地碑之昭示悠久明年秋九月帝幸易州還駐蹕碑垣之南顧拜住曰汝祖考功績之盛世載帝室惟朕不忘亦惟汝之賢有以相朕益懋世德拜住頓首謝

并獻萬壽觴良久乃去 朔漠頻年大風雪駝畜盡死蒙古子

女流散拜住以興王根本地宜加賑卹請立宗仁衛命有司收  
養衛中歲給衣糧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迄今親享之禮未  
舉拜住奏曰禮樂百年後典郊廟祭享此其時矣帝悅豫勅有  
司具親享太室儀注至治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法駕設黃麾  
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拜住攝太尉以從帝見  
羽衛文物之盛顧曰朕用卿言舉行大禮諒亦卿所共喜對曰  
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所共慶  
也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咸謂百年廢典一旦復見拜住率  
百僚稱賀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禘祫享諸禮帝從容謂曰  
朕思天下之大非一人思慮所及汝為朕股肱幸毋忘規諫以  
輔朕不逮拜住謝曰昔堯舜每事詢衆善則舍已從人萬世稱

聖桀紂拒諫自賢悅人從已致國滅而身不保臣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若不言則臣罪也時右丞相鐵木迭兒貪濫譎險屢殺大臣凡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尤惡平章王毅右丞相高昉因在京倉糧虧耗欲奏誅之拜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其言得不死已復引叅政張思明爲左丞以助已思明忌拜住剛正陰謀中之左右乘間以告拜住曰大臣協和國之利也若更相讎害非特吾二人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但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死生禍福一聽天命汝輩勿復言奉命立忠憲王安童碑于范陽鐵木迭兒久稱疾開拜住行將復蒞省事甫入朝帝遣使賜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愛待新年入朝未晚遂怏怏還在京倉管庫諸職歲終例應注

代時思明亦稱疾不出衆皆顧望拜住歸日坐省中謂僚屬曰左丞病省事遂廢乎郎中李處恭曰金穀之職須慎選擇不得其人未敢遽擬拜住曰汝爲賣官計耳乃遣人善慰思明出共畢銓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又嘗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並善之賜平江腴田萬畝辭曰陛下命臣釐正庶務若先受賜田人其謂何帝曰汝勲舊子孫加以廉慎宅人豈得援例秋七月奏名思明詣上都數其罪杖逐之鐵木迭兒繼亦病死初浙民吳機以累世失業之田賣於司徒劉夔夔賂宣政使八刺吉思鐵木迭兒長子售之置諸寺以益僧廩矯詔出庫鈔酬其直鐵木迭兒與義子鐵失等上下蒙蔽分受爲贓

鉅萬真人蔡道泰私殺人獄已具鐵木迭兒納其金令有司變獄拜住舉奏二事命臺察鞠之盡得實劉蔡及八刺吉思皆論死惟鐵失獲免冬十二月拜住進右丞相勅不置左相獨任以政帝幸五臺山拜住奏曰自古帝王以得民心爲本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歛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民爲重君爲輕國非民何以立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慎行之三年春將進仁宗實錄先一日詣翰林國史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丞相哈刺哈孫定策功惟書越王秃刺勇決狀拜住從容謂史官曰無左相雖百越王何益錄鷹犬之勞而畧發踪指示之人可乎立命補入時鐵木迭兒惡日彰帝悟命奪其官仆其碑奸黨鐵失等懼帝在上都欲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大赦無以爲禳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耳又欲庇有罪邪奸黨聞之益懼遂生異謀車駕還次南坡鐵失舉或所鐵木兒等夜以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拜住弑帝于行幄泰定帝卽位鐵失等伏誅詔有司備儀衛與拜住畫相於海雲寺觀者無不泣歎致和初仍封東平王如其祖父諡忠獻平母愷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住爲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魏第請署廣適在後園鬪羣戲出稍後母厲聲曰官事不治若所爲豈大人事邪拜住深自刻責一日入侍宴英宗知其素不飲是日強以數卮旣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酬於酒拜住之賢蓋亦由母教云

冊曰元勳之裔爲國柱石克世其傳祖孫一德矧茲賢母

直標史冊國旣有光家聲孔赫



號稱會府前官壅滯者三千牘世延至不三月剖決殆盡武宗  
初改四川廉訪使時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更番就成者往來  
多害人軍官或抑良爲奴世延皆除其弊又修都江堰民尤便  
之俄遷西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爲邊患左丞劉深往討敗  
績坐誅及是右丞阿忽合當繼行世延言蠻方惟事羈縻藉使  
盡得其地何補於國兵宜止弗用章再上事卒罷仁宗延祐改  
元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  
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參知政事居中  
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臺其禮  
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鐵木迭兒所忌用皇太后旨出爲雲南  
右丞陛辭帝命仍爲中丞世延劾鐵木迭兒罪惡十有三事帝  
以皇太后故弗問世延乞補外授四川行省平章卽重慶路立  
屯田得江津巴縣開田七百八十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  
粟萬餘石英宗卽位鐵木迭兒復相銳意報復屬其黨誘世延  
從弟誣告以它事逮對至夔路遇赦猶督追來京下之獄逼  
令自殺世延不爲動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訴涉虛亡去左丞相  
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出獄鐵木迭兒在上都索省牘視之怒  
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爲也事聞帝曰此朕意耳世延出居金陵  
泰定四年復召爲中書右丞詔以世延爲權姦誣構狀明示天  
下文宗入繼大統世延定策之功居多天曆改元遷御史中丞  
用中丞崔彧故事加平章政事居前職以其年高多疾許乘小  
車入內尋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學士承旨奎章閣大學士奉命  
修經世大典奏乞解機務俾得專意纂修帝曰老成如卿者幾  
幾仍視事中書無預銓選可也旣而加封魯國公御史葛明謨

言其衰老固位苟容世延卽移疾歸金陵之茅山屢徵不起後  
 至元二年還成都卒年七十七諡文忠世延歷事七朝啟歷省  
 臺五十年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性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  
 宏綱行世子伯忽夔州路總管天曆初囊加台據蜀叛死于巖  
 追諡忠愍

賀勝字貞卿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其先河東隰州人後徙爲京  
 兆鄠人祖賁有材畧關中兵後積尸滿野賁買地爲大塚葬之  
 嘗治室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氏曰語曰匹夫  
 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太弟受詔征雲南駐軍  
 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世祖曰天以賜汝爲用獻對曰陛下  
 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費且言  
 其子仁傑可用卽令人宿衛一日帝召仁傑至出白金謂之曰

汝父以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歸養母辭不許乃歸白母  
 散之宗族會上都留守闕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妻劉氏  
 引後帝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  
 賓生子勝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大臣有密奏世祖輒屏左  
 獨留勝許聽之出則乘輿入則侍幃幄非休沐不得至家  
 宗王乃顏反帝親征勝直武帳中帝傳密旨飭諸將指授方畧  
 還侍帝側飛矢交帳前獨立不動乃顏旣敗帝還都勝乘伶  
 人蒙采毳作獅子舞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  
 令後至者斷鞞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尙醫尙  
 食視護虞集墓誌云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遠聞者上亟欲賜報  
復命無後期或朝至而夕出不少憚故六詔交  
廣西域之屬無不至計所歷無慮數十萬里  
已拜集賢學士  
 當盧世榮桑哥秉政勢熏灼勝父仁傑留守上都不肯爲之可

桑哥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不聽及桑哥敗罷尙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遂相完澤而以勝參知政事成宗大德九年仁傑請老乃以勝代上都留守兼開平府尹既至通商賈謹出納諸權貴子弟暴橫驕恣者悉繩以法武宗至大三年進中書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如故歲大饑輒發倉廩賑民仍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民德之爲立祠西門外帝聞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永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臥理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闕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贖負錢者至死治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屬勝出之勝不從一日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名畱守將罪之勝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御史中丞楊朶兒只平章蕭拜住廉知其所受贓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有詔逮問鐵木迭兒懼走匿典聖宮帝以太后故僅奪其印綬而罷英宗將立鐵木迭兒復出據相位卽繫楊朶兒只蕭拜住同日戮于市且誣勝乘賜車迎詔大不敬并殺之泰定初詔雪其冤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子太平自有傳蕭拜住契丹石抹氏會祖醜奴仕金爲古北口屯戍千戶蒙古兵南下醜奴力戰不克遂降授檀順昌平萬戶祖青山世祖時襲父職從伐宋有功積官湖北按察使父哈刺帖木兒事皇太子真金於東宮典宿衛仕爲檀州知州拜住嘗從成宗北征由檀州知州累遷中山知府以憂去仁宗過中山有譖於近侍者曰知府去官實憚迎候耳帝聞而領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賢曰止聞蕭知府名餘不知也過神祠有老人

數百焚香羅拜帝問何所禱僉曰知府奔喪去欲速其來是以  
 禱帝意遂釋尋起為左司郎中歷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延祐  
 三年進平章政事分領糧儲銓選省中無所容其私英宗方居  
 憂右丞相鐵木迭兒怒其平日在中書多所牽制又與楊朵兒  
 只摘發其姦昧專制事乃逮至徽政院宣皇太后旨與朵兒只  
 俱載至國門外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道路相視以目英宗登極  
 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既死會久旱求直言集  
 賢大學士張瑄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  
 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由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事猶可  
 昭雪毋使朝廷終失刑也及瑄拜平章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  
 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賀之事何可不急白乎泰  
 定初詔雪其冤追封剡國公諡忠愍當蕭拜住之死也補吳仲

者潛守其尸三日不去竟得收葬焉 同時韓若愚字希賢保

定滿城人由左司都事拜參議中書省事鐵木迭兒銜其不附  
 已羅織以他事帝知其枉不聽改戶部尙書未幾復參議省事  
 鐵木迭兒再入相以舊憾復誣以罪奏殺之帝不從止奪若愚  
 官除名歸里泰定元年雪其冤仍拜刑部尙書卒封南陽郡公  
 諡貞肅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世系見張柔傳少能挽強命中嘗從父出林

中遇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射洞其喉一軍皆驚世祖至元中  
 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  
 珪受學光薦嘗遺書一編目曰相業語珪曰熟此後必賴其用  
 珪嘗攝管軍萬戶鎮建康奏曰臣年幼軍事重有聶禎者從  
 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曰求老成自副常見不知出此



厚賜遣之太平宜徽羣盜起行省檄珪往討士卒數為賊敗卒

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

平諸盜虞集稟誌云盜起蕪湖宜徽報至珪投衣而起率步卒

得以此後此為解行省因以討賊屬之戰屢勝賊自相殘殺殆

盡乃遣人撫安餘民有他賊將襲珪夜伏兵山上令其

而逃明日賊走山伏起相躡珪死宣州平賊之

奮兵擊賊賊出戰策背車下據其僻賊回顧

者謂天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海運萬戶張瑄亦以為言帝名

問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議遂寢成宗即位遣珪

巡行川陝慕誌云罷冗官之無益於民者曠探馬赤已遷浙西

廉訪使劾都長吏以下三十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賦巨萬計

郡志云行省不自安路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拜南臺御史

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攸其日有修主德廣言路

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

百言兼劾大官之不法及近侍之熒惑者不報即謝病歸武宗

初名為太子詹事辭不就尚書省立中外洵懼中丞久闕官時

仁宗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非張珪不可召入內臺仁宗將

立皇太后用陰陽家言令即位隆福宮法駕已陳珪獨言當御

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何益珪曰未始一奏

詎知無益趨入奏帝悟從其言既即位親解御衣賜之明日復

名謂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好乃以輓拭面額納珪懷曰朕

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慕誌云上命道士劉志清為醮事

六人珪力辨其無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邪珪曰御史臺

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自取其綱上怒未解

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諫上免道士拜樞密副使徽政院使失

死謂近臣曰張中丞乃張忠臣也

烈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知樞密院眾

承命珪固不肯署事遂不行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  
 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府專宰職帝欲以教坊司曹咬住為禮部  
 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皇太后欲右承  
 相鐵木迭兒為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  
 經邦非其人不可任別薛無功安得為外執政慕誌云上深許  
 珪言而東朝之  
 怒滋起車駕度居庸失烈門傳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創甚輿歸  
 明日遂出闕門時珪子景元掌符璽日侍宿衛至是以父病乞  
 還帝驚曰來時卿父無恙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使  
 賜珪酒進位大司徒謝病家居者數歲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  
 賜上尊御衣英宗初立名見於易水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  
 以政珪辭歸丞相拜住問曰宰相之職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  
 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為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以私

殺蕭拜住楊朵兒只賀勝等會地震風烈珪獨抗言其

者失色未幾仍拜平章政事英宗遇弒逆臣鐵失等夜入都門

坐中書矯制奪符印珪密疏賊黨罪不可道慕誌云鐵失等自

運入中書執符印衆莫知其端久之聞上暴崩時魏王徹徹禿

以親王監省珪密撼王有意動因曰我世為國忠臣不敢愛死

事至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非王莫敢

致王恐事洩珪曰事成王之功事敗我家甘糞粉不取以言累

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晉王即位于龍居河罪人以次就戮及

拜至珪迎謁帝顧問曰此張平章邪密書之來良合朕意珪

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關微伯曰此當書之史蓋珪密書也既

皆伏誅惟鐵木迭兒子鎖南議遠流珪曰於法強盜不分首從

發塚傷尸者亦死鎖南親所丞相拜住嘗尚欲活之邪盜竊仁

廟金主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太

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泰

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極論時政得

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畧曰自鐵木迭兒專政以來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羣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先帝悟其姦惡什碎奪爵終以遺患構成弑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屍猶不足以塞責今復給還所籍家資諸子留京師者資緣再入宿衛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其財產遠竄其子孫以懲大奸鐵失之黨結謀弑逆君臣遇害天下莫不痛心疾首比奉旨以鐵失既已伏辜諸王按梯不花月魯鐵木兒等亦皆流竄其脅從者姑置弗問臣等議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劫殺庶民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况弑逆之黨天地不容宜盡誅之以謝天下遼王脫脫位冠宗室久鎮遼東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覲幸赦恩報復讎忿擅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今不之罪仍厚賜放還恐國家紀綱由此不振况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安置他所以彰天威中賣寶物自成宗初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且所酬之鈔率皆生民膏血何其用之不吝如是陛下卽位之初下令禁止天下欣幸比聞中書仍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原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歲入止十一萬錠是已足當四年徵入之數臣等議番船之貨原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應俟內帑饒裕再給太廟祖宗之所妥靈比者仁宗帝后神主盜利其金竊去至今未獲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尙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並免其官屬廣

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初分蠶戶七百餘家  
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六兩入水爲蟲魚傷死者衆  
遂罷珠戶爲民後廣州同知塔察兒等獻利朔設提舉司監採  
廉訪使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旣而內正少卿魏暗都刺冒啓  
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歸民世祖設  
官有定制自至元三十年後改升朔設冗濫日增雖嘗奉旨減  
汰近侍各私其署夤緣保祿姑息中止英宗始銳然減罷崇祥  
壽福院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  
署不幸遭罹大故未遑其餘臣等議宜敕中外軍民署置官吏  
有非世祖初制者詔格至日悉減併除罷近侍不得巧詞復奏  
不該常調之人亦不得濫入常選自古聖君惟誠可以動天地  
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也至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  
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  
目明年卽指爲例僧徒又復營幹近侍巧計擅奏指稱特奉傳  
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况佛以清淨爲本而僧徒貪慕貨  
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銳  
縱其所欲取以自利彼旣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  
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可知臣等  
議宜罷功德司其累朝忌日醮祠佛事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  
餘悉減去若有特奉傳奉必從中書復奏乃行古今治國理財  
之要莫先於節用蓋國用匱而重歛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  
厲民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  
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  
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臣等議宜如世祖時支請

之數分給餘悉簡汰牧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卽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蠶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損馬馳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煖棚團槽櫪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臣等議宜仍如團槽之制令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不得擾民開邊兆費非國之福往者參卜郎盜始則劫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議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敕官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自格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餽廩折辱州縣責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窳臣等議凡所與諸王公主駙馬寺觀者宜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仍悉拘還官國初淮北內地止輸丁稅白鐵木迭兒爲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徵名與利農民流散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之稅悉令蠲除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貽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以里正主首之事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除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故業如舊制弗徵外其餘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地畝並宜應役僧道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理宜清淨絕俗爲心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流

傷人逞欲壞教于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悉追度牒罷遣為民賞功勸善人主大柄邇者賞賜汎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遞相奏請要求既傷財用復啓倖門臣等議非有功勳勞効著明實蹟者不得輕加賞賜俱乞著為令帝不從未幾珪病增劇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帝始聞經筵令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進封蔡國公別刻印為賜二年夏得旨暫歸明年春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卿來時民事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赦有司畢賑帝察其真病得旨還家

墓誌云以國公月四年十一月卒遺命上蔡國公印嘗

自號曰澹菴

子景武襲萬戶當文宗初立時上都兵犯紫荆

關守關兵南走保定肆剽掠景武等率民丁持梃擊死潰兵數百人宣徽使也先捏至保定指為亂殺景武等兄弟五人籍其家并取珪女為妾御史臺言珪父祖三世為國勳臣今也先捏不俟命擅殺其五子即使珪子有罪珪之妻女何罪既籍其家又取其女非國家厚遇勳臣意帝是之命還其女

冊曰老成其載劇盜失據虎生三日具食牛氣洋洋于言直陳不諱既見讜謨足知時弊

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曾祖于淵樂陵令祖鑑同知嵩州事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太常博士儼其仲子也幼嗜學御史中丞郭良弼薦為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選充中書省掾朱清張瑄為海運萬戶豪縱不法儼適典其文牘嘗致厚

賂儼拒之後二人罪誅權貴多連坐獨儼不與成宗大德七年拜監察御史時江浙省官與浙西憲司交章相攻許命儼與省臣阿思蘭海牙偕往治議多不合兩上之朝廷卒是儼議武宗至大初擢南臺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尙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左遷儼爲轉運使陰欲陷之儼至黜貪理餼課復增羨河南省官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爲歲額儼謂亭戶凋敝已甚病民以爲已非大臣體遂止仁宗踐祚名爲戶部尙書廷議欲革尙書省弊政儼言遠罷錢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以疾辭阜慶二年除南臺侍御史不赴退居真州明年名爲侍御史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有旨命丞相樞密其決儼曰如是則臺事去矣遂卽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曰事非由汝汝其復位延祐五年拜中書參知政事舊制諸院寺監皆得奏除僚屬歲久多冒濫富民或有賂進者儼以名爵當慎惜奏請悉追奪著爲令明年謝病歸徙居淮南泰定四年徵爲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儼輿疾入見帝賜食慰勞親爲差吉日使視事命朝會無下拜旋進平章政事復以老辭不從天曆改元廷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儼抗言若輩皆循歲例扈行豈從逆比殺之非罪衆賴以免居月餘傷足告歸仍家易水十餘年痺不能行猶玩書不輟臨終戒子弟當守恒業無急仕進正寇幘端坐而逝加封魯國公諡文忠 叔祖鉉登金進士元初爲中都提學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書行世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祖述勤以質子軍從太祖西征白西

城徙戍秦隴又徙中山家焉結嘗從太史董朴受經深於性

論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李輔五

道德之學年二十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事八策曰開經筵以  
輔君德施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才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  
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專職守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  
以厚民生言頗剴切時宰不能用仁宗在潛邸或薦結充宿衛  
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為鑒戒者日陳於前武宗即位立  
仁宗為皇太子置東宮官屬以結為典牧太監近侍以俳優進  
結言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  
優納之及即位遷集賢直學士未幾出為順德路總管教民務  
農興學孝親弟長戢奸禁暴悉刊成書俾朝夕閱習屬邑巨鹿  
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祀二公於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勗多  
士繼調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  
壞民禾麥結疏為斗門洩之民獲其利英宗至治二年召拜參

中書省事時拜任為丞相結言為相之道當正己以正不  
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服用不可奢侈奢  
侈則害及身家丞相是其言泰定元年遷集賢侍讀學士會有  
月食地震風烈之異結首言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  
濫故陰陽錯謬咎徵有臻宜修政以弭天變詔知經筵結每援  
引古訓以證時事之失冀帝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進講結  
以故事辭文宗天曆初進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殿陳情乞  
終養帝曰忠孝能兩全乎時方遣大臣奉寶迎明宗於北邊近  
侍有求除拜賞賚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  
子寶及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制宜加大結曰此寶當傳儲嗣  
不敢踰舊制也近侍怒其異已譖詆日甚罷為集賢侍讀學士

以內艱不起張珪辭職表云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  
事不談自信端方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



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開初於順帝元統初拜中書左丞中宮  
義理無歉擬合名還必能贊助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瀆所致當坐  
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結極言其不可先時有罪  
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  
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仍聽還鄉因著為令職官坐罪者  
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耻不  
可不養聞者謂其得體卒封太原郡公諡文忠結立言制行皆  
法古人晚元遂於易著易說一卷臨川吳澄讀而善之有詩文  
十五卷行世

燕鐵木兒欽察氏牀兀兒第三子

世系見土土哈傳

武宗鎮朔方倚宿

衛十餘年特愛幸之及卽位命同知宣徽院事仁宗時襲左衛  
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初進僉樞密院事帝崩上都丞相倒剌沙  
專政已立帝子阿速吉八為君改元天順宗室諸王脫脫王  
附之遣使詣大都命平章烏伯都刺收百司印中外洵懼有任  
速哥者素忠直官右衛千戶英宗遇弒遂遁去居常憤惋欲報  
先帝讐至是密與平章速速謀曰武宗二子尙在周王雖老居  
朔方懷王近在金陵人望所屬若能同心推戴大讐可雪也速  
速深然之時燕鐵木兒實總環衛事畱守大都握兵柄二人入  
具道所以燕鐵木兒初駭愕速哥進曰天下事惟順逆兩塗以  
順討逆何患不克况公為國世臣誼同休戚今國難不恤它日  
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矣燕鐵木兒心動乃與其腹心十孛倫  
赤等謀以八月四日甲午昧爽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誓  
衆曰武宗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紊邦紀有不順者斬  
捕異議者下之獄與安西王阿刺忒納失里入守內庭自東華

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以防泄漏卽命前河南參政  
明里董阿前宣政使答刺麻失里乘驛迎懷王於中興且密令  
河南平章伯顏簡兵備扈從於是封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  
要害推前湖廣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  
爲平章前湖廣右丞速速爲中書左丞前陝西參政王不憐吉  
台爲樞密副使蕭忙古解仍爲通政院使與右丞趙世延等分  
典機務募死士購戰馬運京倉粟以餉軍旣受命未知所謝皆  
生口而立乃指使南向拜衆竦愕始知其意所在每宿衛禁中  
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識其處密召其弟撒敦長子唐其勢  
于上都皆棄妻子奔至丁酉遣撒里不花鎮南班往中興趨大  
駕早發又恐人心疑懼合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揚言懷王旦  
夕且至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周王已整兵南來中外乃安  
亥撒里不花至自中興言乘輿已啓塗詔拜燕鐵木兒知樞密  
院事丙辰率百官郊迎丁巳懷王至京師入居大內己未上都  
王禪兵分道犯京畿進次榆林九月庚申命燕鐵木兒督師居  
庸關遣撒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上都兵大敗戊辰  
遼東平章禿滿迭兒附上都以兵犯遷民鎮復遣撒敦拒戰于  
薊州東流沙河敗之燕鐵木兒謂擾攘之際不正大名不足以  
繫天下望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懷王因讓燕鐵木兒曰人心  
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悟乃攝位改元天  
曆是爲文宗癸酉封燕鐵木兒爲太平王加平章錄軍國重事  
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如故卽日將兵出薊州次三河而王禪  
軍已破居庸關進屯三塚丙子燕鐵木兒蓐食倍道還抵榆河  
關帝出都城將親督戰燕鐵木兒單騎請見曰乘輿出則民心

必驚軍旅之事臣願以身任之帝乃寔宮巳卯與王禪前軍遇于榆河北奮擊敗之追至紅橋辛巳復戰于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憂摩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精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驚潰王禪竄入山谷癸未復集散卒成列出燕鐵木兒駐師白浮西堅壁不動至夜命撒敦潛軍繞其後自選驍騎歷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盪之敵亂自相撾擊三鼓後西遁追至昌平北遲明帝遣使賜上尊諭曰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但凭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爲諸將先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兵再戰再北王禪單騎亡去乃分軍三萬守居庸而白還至昌平而俄報上都兵入古北口掠石槽燕鐵木兒遣撒敦爲前鋒自以大軍倍道趨石槽敵方吹掩其不備蹂之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榆關馬李羅帖木兒等獻闕下逐其餘兵出古北口丁亥禿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軍陷通州將襲京師燕鐵木兒急引軍還十月巳丑朔日將昏抵通州乘其初至擊之與敵兵夾潞河而陣敵夜走及旦率師渡河追之禿滿迭兒合陽翟王太平國王朶羅台平章塔海軍來鬪戰于檀子山唐其勢陷陣殺太平死者蔽野餘兵宵潰乙未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兵入紫荆關燕鐵木兒將兵循北山而西合脫脚繫囊莖豆以飼馬士行且食兼程至盧溝河忽剌台聞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清肅門陛見帝大悅賜太平王金印會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口燕鐵木兒卽以師赴之戰于檀州敵敗走還遼東及倒剌沙出降上都平加燕鐵木兒答剌罕號

定策碑云答剌罕猶言世貸之也與哈刺哈孫傳譯言不同

十二月分欽察軍置龍翊衛命

兼領衛事明年燕鐵木兒乞解相印還宿衛帝曰卿已為省院  
 惟未入臺耳改遷御史大夫太平王如故未幾復拜中書右丞  
 相帝以天下既定遣使迓周王於漠北三月辛酉命燕鐵木兒  
 護璽寶北上周王即位是為明宗八月庚寅明宗暴崩事詳本紀  
 鐵木兒傳皇后命仍奉璽寶授文宗疾驅還上都與諸王大臣  
 勸進已亥文宗復即位上都以燕鐵木兒有大功追封其三世  
 王爵又明年二月帝欲昭其勳命禮部尙書馬祖常製文立石  
 于北郊至順改元下詔命獨為丞相以示尊異大政悉聽裁決  
 有隔越聞奏者以違制論知樞密院事濶徹伯脫脫木兒等畏  
 其權勢太重欲圖之事覺即率欽察軍掩捕誅之二年建第於  
 興聖宮之西南命畱守司董其役尋立生祠於紅橋南樹碑紀  
 績詔養其次子塔刺海為子賜龍慶州之流孟園池水繼田

及平江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沙塗沙田等地四年文宗大

詔傳位兄子已而明宗次子懿璘質班立是為寧宗方七歲越  
 四十三日而亡文后臨朝燕鐵木兒與羣臣議立文宗于燕帖  
 古思后不從語詳順帝紀乃迎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于靜江至良  
 鄉燕鐵木兒與之並馬行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  
 之故卒無一語酬答燕鐵木兒疑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實  
 與逆謀恐即位後追舉前事故宿留數月而心志日以昏亂初  
 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  
 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尙宗室女四十人或交禮三日  
 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  
 鴛鴦會見座隅一婦麗甚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為誰對曰  
 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益甚體羸弱血而死既死妥懽帖睦爾

始即位廷爲順帝以撒敦爲左丞相唐其勢爲御史大夫元統  
二年命唐其勢爲總管高麗女真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授懋  
敦錄軍國重事榮王太傅賜廬州路爲食邑贈燕鐵木兒太師  
追封德王諡忠武後至元改元立其女伯牙吾氏爲皇后是時  
撒敦已死唐其勢代爲左丞相而伯顏居右丞相特用事唐其  
勢怒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其從父  
答里潛蓄異心交通諸王晃火帖木兒謀廢立鄰王徹徹禿孫  
其謀六月晦日唐其勢與弟塔刺海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  
伯顏等擒之唐其勢扳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  
伯顏曳出斬之籍其家后亦被害未幾答里亦伏誅當文宗既  
卽位論功擢任速哥爲禮部尙書辭曰臣曩備衛南坡之變  
不能死今日此舉諸將相力也在臣未足贖罪何敢言功強之  
乃拜命賞賚一無所受累遷至壽福府總管

伯顏養兒吉解氏年十五侍武宗於藩邸從北征海都累功爲  
諸將先賜號拔都魯及卽位累遷御史中丞至尙書平章政事  
泰定三年改河南行省平章會帝崩僉樞密事燕鐵木兒遣明  
里董阿迎立武宗子懷王于金陵道出河南使以密謀告伯顏  
漢曰此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卽位至此  
非覲萬一爲已富貴計大義所臨曷敢領望卽集僚屬明告以  
故于是會計倉廩府庫穀粟金帛之數乘輿供御牢餼膳羞徒  
旅委積士馬芻糗供億之需及賞賚犒勞靡不備至不足則檄  
州縣募民折輸明年田租又不足則邀東南常賦之經河南者  
輒止之以給費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櫓浚濠池修戰守具  
徵邏斥候先遣使馳告懷王又使人還報燕鐵木兒曰公但

力京師河南事我當自効乃別募勇士五千人南迎而躬勤  
兵以俟參政脫列台曰今蒙古軍與宿衛士皆在上都而合探  
馬赤軍守諸隘吾恐事不可成欲謀殺伯顏爲變事覺伯顏手  
刃之奪其所部軍馬懷王發金陵遣使卽拜伯顏河南行省左  
丞相比至伯顏屬橐鞬環甲胄與百官父老導入成伏地呼萬  
歲卽上前叩頭勸進明日扈從北行文宗卽位命伯顏仍領宿  
衛尋加太尉錄軍國重事天曆二年正月拜太保特授忠翊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未幾明宗卽位文宗退居東宮改太子詹事  
太保開府如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明宗崩文宗復位加儲政  
院使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帝以伯顏功大不有異數不足以  
報稱特命尙世祖瀾出太子女孫曰卜顏的斤賜黃金雙龍符  
購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爲勳券進  
封浚寧王順帝初立嘉伯顏翊戴功拜中書右丞相進封  
秦王會唐其勢塔刺海兄弟私蓄異謀突入宮禁伯顏奉詔誅  
之餘黨北奔又親率師往上都擊破其衆初皇后伯牙吾氏匿  
唐其勢塔刺海於后宮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怒曰豈  
有臣下謀不軌而皇后黨之者遂鳩殺后帝嘉伯顏定變功賜  
答刺罕號俾世襲罔替伯顏贊帝率遵舊章奏寢妨農之務停  
海內土木營造四年息彰德築治鐵一年蠲京圻漕戶雜徭  
減河間兩淮福建鹽額賑沙漠貧民及南北饑民至千萬計其  
知經筵日當進講必與講官敷陳隆言以盡啓沃之道太皇太  
后賜第時雍坊有旨雉麗祖諸王賜一顏力辭制度務從損約  
又出賜田歲收所積鈔萬錠濟關北諸驛之困乏者後至元四  
年求解政柄三宮交勉卅五年詔爲大丞相加號元德上輔賜

七寶玉書龍鳳牌輟耕錄云伯顏所署官銜計二百四十六字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太尉  
 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祿政院使侍正昭功宣毅萬戶  
 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  
 忠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使太子詹事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  
 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使太子詹事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  
 思憲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漢人司天監羣  
 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衛衛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官相  
 都總管府領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儲政院中政院  
 使宣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領典瑞院官提調軍馬  
 親軍都指揮使司事領典瑞院官提調軍馬  
 者必佩虎符今太師難與他人同宜錫龍鳳牌以示寵異遂置  
 龍鳳牌一而其三珠各兩徑寸真珠一枚而飾以紅刺鴉忽寶  
 石牌身脫銀元德上輔功臣號字初伯顏欲以兒子脫脫入宿  
 仍用白玉嵌造牌成計直數萬錠  
 衛伺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汪家奴翰林承旨沙刺  
 班同侍禁近伯顏自領諸衛精兵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  
 內府錢物聽其出納擅爵人赦死罪殺無辜勢饒灼天下脫脫  
 深憂之欲大義滅親陰自結於帝伯顏不知也益逞商虐構陷  
 鄉王徹徹禿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宜讓王帖木  
 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辭色俱厲不待命即遣之帝憤不能  
 平六年二月伯顏自領兵衛請帝出畋帝托疾不往伯顏固請  
 挾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帝謀遂之夜二鼓遣騎  
 取太子入城即下詔數伯顏罪惡斥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部  
 軍馬即時散去伯顏遣使至城下問故且奏乞陞辭不許遂行  
 道經真定父老奉觴酒伯顏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邪父老曰  
 不會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挽首有慙色未幾詔徙南  
 恩州陽春縣安置未至死於江西省驛舍

則曰太平擁立功由一激挾震主威荒淫紕僻浚寧驕恣  
 幾構大逆速哥儻定策片言功成不居似魯仲連  
 脫脫字大用父馬札兒台侍仁宗於潛邸出入恭謹仁宗悅之

脫脫字大用父馬札兒台侍仁宗於潛邸出入恭謹仁宗悅之

及即位令領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四年拜西臺侍御史文  
宗入承大統名馬札兒台不至及頒詔至陝西時陝西省臺官  
方附上都兵焚毀詔書殺其使馬札兒台由是得罪以其兄伯  
顏有功特免命爲上都留守長子曰脫脫次子曰也先鐵木兒  
脫脫生而岐嶷及就學請於其師浦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  
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可以服之終身稍長膂力  
過人能挽弓一石文宗時授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順帝初  
遷同知樞密院事唐其勢謀不軌事覺伏誅其黨答里等稱兵  
外應脫脫遣精銳與戰盡禽之再遷御史大夫扈從上都還至  
鷄鳴山之渾河帝將畋於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  
居九重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  
其言是時其伯父伯顏爲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驕恣無忌欽

其言是時其伯父伯顏爲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驕恣無忌欽  
宗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曷若於未敗圖之  
父以爲然復質於師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  
忠於國爾餘復何顧時帝左右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  
魯爲帝腹心脫脫與二人深相結而錢唐楊瑀常事帝潛邸爲  
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  
瑀參焉五年秋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  
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特別見怯不花亦爲御史大夫掌臺  
印恐脫脫議已辭疾不肯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御史以  
告脫脫謂此祖宗法度不可廢當先爲上言之乃入告及章上  
帝如脫脫言伯顏知之怒言於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佑  
漢人帝曰此出朕意非彼所知也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



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與脫脫語相對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汝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乃延二人於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欲俟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蚋悉置兵伯顏見之驚問故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密伯顏疑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挾太子燕帖古思出收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之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下夜奉帝御玉德殿命省院大臣集五門聽命名瑀及江西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只兒瓦歹馳赴柳林宣詔黜伯顏爲河南左丞相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宜言有旨遂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遂

南行時馬札兒台方鎮北邊詔入爲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

馬札兒台移疾辭以太師就第至正改元命脫脫爲右丞相封馬札兒台爲忠王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及太廟四時祭雪郊王寃名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王親王之位弛馬禁減鹽額蠲逋賦開經筵遴選儒臣勸講中外翕然稱賢相詔修宋遼金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抑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卽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脫脫家每有疾飲藥必親嘗以進至六歲還宮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四年命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比爲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

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時有疾體漸羸辭位章十  
七上始許之有旨封鄴王食邑安豐賞賚鉅萬俱不受乃賜松  
江田爲立稻田提領所領之七年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以宿  
憾譖馬札兒台於帝前詔徙西寧州安置脫脫力請與父偕行  
會有告變者復移西域撒思加之地至河名還甘州馬札兒台  
尋卒左丞相太平請於帝名脫脫還京師拜太傅綜理東宮事  
九年丞相朶兒只太平皆罷復命脫脫爲右丞相時開禧本堂  
皇太子受學命兼領端本堂事帝以吳直方有協贊功由長史  
超授集賢大學士御史王士點劾其蠟晉官階仍奪宣命先是  
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歲久不能制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以  
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  
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節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

治而人人異論何故乃奏以魯爲工部尚書總漕河防使  
工凡五閱月堤成河復故道天子嘉其功仍賜淮安路爲食邑  
已而汝頴妖寇劉福通聚衆反以紅巾爲號蔓延襄樊唐鄧間  
十一年脫脫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將諸衛兵十萬討  
之克上蔡軍聲頗振旣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  
棄輜重奔汴梁收散卒還屯朱仙鎮朝廷以其素不習兵詭劾  
將往代及歸昏夜入城仍爲御史大夫西臺御史劉希曾郭庸  
范文等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脫脫怒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朶  
爾直班爲湖廣平章除御史十二人爲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  
莫敢言事十二年紅巾賊李二據徐州脫脫請自將討之師次  
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爲動麾軍擊  
敗之徐州城堅卒難拔以巨石爲礮晝夜攻之入其郭明日大

兵四集賊不能支城破賊首遁去遂屠其城帝遣使即軍中加  
脫脫爲太師趨還朝而立徐州平寇碑以著其績十三年脫脫  
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于京畿以二丞兼  
大司農卿而自領大司農事凡繫官地及原管屯田募江南善  
種水田及修築園堰之人立法佃種歲用大稔時海運雖不通  
而京師足食明年秦州賊張士誠據高郵屢招不降詔脫脫親  
出師討之總制諸王諸省軍馬黜陟惟命省臺院部諸司聽選  
官屬從行稟受節制旌旗累千里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  
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連戰皆捷分兵平六合賊勢  
大感忽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平章太不花知樞密院雪  
雪代將其兵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路初脫脫之西行也別兒  
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言於帝召還近地深有德焉至復相  
引爲中書右丞是時脫脫方信用汝中柏葉伯遂復引爲參議  
日譖哈麻出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嘗請帝授太子冊寶禮  
脫脫言倘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及將出師以汝  
中栢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用事汝中栢度哈  
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以其有功於己不從哈麻復資人中  
書爲平章遂與汪家奴謀譖脫脫訴於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  
先帖木兒移疾家居御史袁賽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  
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爲  
已隨其弟也先帖木兒庸才鄙器玷污清臺綱紀之政不修貪  
淫之心益著章三上帝令也先帖木兒出都聽旨以汪家奴代  
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詔至參議龔伯遂曰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

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事蚤夜戰兢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深矣卽出名甲良馬分賜諸將佐俾各率所部聽新帥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旣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俄有旨移置脫脫于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請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改竄脫脫于雲南鎮西路也先帖木兒于四川弼門脫脫長子哈刺章次子三寶奴安置蘭州家產簿錄人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以居辭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九月再移置阿輕乞之地惠以前不受其女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哈麻矯詔遣使鴆之死年僅四十二計聞中書遣尙舍卿至其地易棺衣以

一十三年御史張冲等雪其冤詔復官爵名其子弟還朝而先帖木兒已先死乃授哈刺章中書平章三寶奴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臺臣復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國家兵威不振從此始設使脫脫尙存天下安得有今日之亂朝廷是其言未及報而國亡

則曰序定四時成功必退不察其機廼殄厥世太平浚寧其鑒可畏脫脫雖愚未能忘勢所以古人遠邪去蔽

太平姓賀氏本名惟一字允中賀勝子也初勝以非罪死惟一  
年尙幼泰定帝雪其父冤撫卹之始襲父職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順帝元統初累遷御史中丞中書參議佛家闡者儉壬也御史劾其罪時宰庇之寢不問惟一遂辭疾去至正二年詔起中書參知政事辭進右丞又辭會御史祁君璧復劾佛家闡黜

之乃起就職宗室諸王歲賜廩祿衣幣不均唯一請于帝均其厚薄守令多失職請選臺閣名臣充之遣使覈其治行治最者增秩賜金時粟貴而金銀賤惟一請出官帑委官收市所得不貲其後兵興卒獲其用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授特賜蒙古氏更名太平七年遷中書平章政事時國王朵兒只居政府復薦太平爲左丞相太平請勸僧道有妻子者爲民以減耗蠹給校官俸以防虛冒賜經筵官坐以崇聖學選清望官專典陳言以求治道立行都水監以治黃河舉隱士董立張樞李孝光等平生好訪人材不問南北必記錄於冊至是多進用之初脫脫旣罷相出居西寧州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方請合歸葬左右以爲難太平曰脫脫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歿而不克奔計爲善者懼矣爲之因請得還脫脫旣還朝拜太傅初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因讒間成隙反欲陷之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斥去九年罷太平爲翰林學士承旨旣又令御史誣劾其過并論其子也先忽都不宜僭娶宗室女故吏田復勸太平自裁答曰吾無罪但當聽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歸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家居六年會紅巾盜起詔起太平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院事總制諸軍駐濟寧時師旅久出糧餉若不繼命有司給牛具種麥自濟寧達海州歲大稔兵賴以濟未幾調遼陽行省糴粟以給京師處置有法十七年復召拜中書左丞相賊黨毛貴陷山東由河間入寇遂畧柳林逼畿甸京師大恐廷議或勸帝北巡或遷都關陝太平持不可徵同知樞密院劉哈刺不花於彰德引兵入衛擊敗賊衆京城以安又訪求死節之臣雖

布衣亦加贈諡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右丞相搠思監  
家人朶列以造偽鈔事覺刑部欲連逮其主太平力解之曰安  
有堂堂宰相而爲此者四海聞之其若國體何搠思監既被劾  
解相位太平所得俸祿多分餽之名臣奏議云帝以天下多故  
詔却天壽節朝賀太平進曰  
朝賀祝壽祖宗舊典乃臣子報本之誠今謙讓不受固二皇后  
陛下盛德然當此軍旅征進君臣各分正宜舉行不免奇氏希得太子早臨政遣宦者朴不花諭意太平不答已而又  
召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復依違以出是時二皇后欲盡逐  
帝近臣先令御史劾帝親信臣未及奏而所合御史遷他官太  
子疑也先忽都泄其事去太平意益決遂令御史賈住額哥失  
里勃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二人爲其黨也太平知  
勢不可留數以疾辭位二十年拜太保俸養疾于家會陽翟王  
阿魯輝鐵木兒倡亂勢偏上都懇太子言於帝仍起爲上鄰

實欲置之死地太平毅然往有同知太常院事脫權者也先  
忽都故將也聞太平至乃引兵縛陽翟王詣軍前太平不受令  
生致闕下終不爲已功未幾拜太傅賜歸奉元帝欲以伯撒里  
爲相辭曰老臣不足任機務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  
於是密旨令母行太平至沙井聞命且止當輔者惡其既去而  
復留也合御史大夫普化劾其故違上命詔拘所授宣命及賜  
物時搠思監復爲右丞相更諶奏之安置吐番尋遣使至東勝  
逼令自殺子也先忽都名均字公秉少好學累遷翰林侍讀  
學士太平之爲相也務廣延才彥而均以丞相子又傾已下士  
以故名稱藉然已而被劾罷從父還奉元及父再相授知樞密  
院事至正十九年羣盜由開平東掠遼陽命率師往討太平以  
其年少數請改命不允至則遣將復懿州省治盜踰遼河東登

會朝廷讒構日甚罷爲上都留守已而搆思監狗二皇后意構  
大獄誣老的沙也先忽都及脫懽等不軌執脫懽鍛鍊成獄連  
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之特命大赦而搆思監增入條內獨  
不赦前獄唯老的沙逃入大同軍中餘皆貶死也先忽都當貶  
撒思加之地道由朶思麻行宣政院使桓州朶素受知太平稍  
畱居焉執政奏其違命杖死

冊曰勝忤權姦乃以寃死太平繼之駑魂萬里忽都何辜  
僵尸腐齒呼天不聞臣寃三世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歲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授東平路  
教授歷除太醫院都事名爲宋史局官書成遷中書省檢校上  
言十八河倉近歲淪沒官糧百三十萬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貧  
民流亡宜先正經界然事關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

數萬言切中其弊俄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  
聽不宜臺臣先有可否時論避之已山山北廉訪副使入爲工  
部郎中順帝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曹濮濟究諸州  
郡民居昏墊帝患之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特立行都水監于  
鄆城以魯爲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爲  
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  
並舉挽河使東行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  
竟大學衍義補云黃河故道有四一在河開府寧津縣西一在  
大名府開州治南一在東昌府臨湖縣西一在衛輝府新鄉  
縣南尋調都漕運使復條奏漕政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  
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  
船戶困於壩夫海運壞於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  
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宣忠船戶宜付本司節制亦不果行

紀云魯建言二十既而河水北侵安山淪入會通運河延表齊餘事從其八事

南河間將隳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當脫脫復相聞河決思拯

民艱以塞詔旨乃集廷臣議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疏南

河以殺其流遣工部尚書成遵行視終莫決語詳魯昌言必塞

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

後策與魯定議召入奏大稱旨十一年春命魯以工部尚書為

總治河防使領河南北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三路民丁十

五萬廬州等戍十八翼軍二萬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

聽節度便宜典繕仍命以兵鎮之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

岡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

有奇紀事本末云先是河南北童謡曰石人一隻眼眺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得石人一眼而決道之兵起

自四月鳩工七月鑿河成乃塞決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

堤浚河復故道南匯於淮又東入海帝遣使報祭河伯名魯還

朝以河平圖獻超授集賢大學士敕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

河平碑以紀其績且宣付史館玄既為碑文又自以為司馬遷

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事者無

所則效乃從魯訪問方畧更質更贖作至正河防記畧曰治河

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

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

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

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

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壅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

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

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際突則以



其怒治隄一也有柳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  
 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  
 礪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  
 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  
 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  
 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魯營  
 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  
 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効草雖至柔  
 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  
 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語出治平畧尋拜  
 中書省左丞十三年從大軍平徐州脫脫既旋師命魯追餘黨  
 分攻濠州魯督戰誓師曰吾奉命統八衛軍頓兵於濠七日矣  
 爾諸將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取城池然後食急策馬躡進忽頭

眩下馬須臾卒于軍有旨護柩還高平賜交鈔五百錠給葬事  
 宰齋集云賈魯治河之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  
 岡至南白茅關生地上里口初受廣百八十二步深二丈有二尺  
 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  
 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  
 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壑廣八折而深九尺劉莊至專固  
 百有里二里二百八十里通折壑廣八折而深九尺劉莊至專固  
 壑至地八里二百八十里通折壑廣八折而深九尺劉莊至專固  
 乃治四里減水通長九里八折而深九尺劉莊至專固  
 生地長三里四步而廣六十八步相折壑廣六折而深九尺劉莊至專固  
 西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步四里減水河口  
 十六里墾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步四里減水河口  
 尺下十里墾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步四里減水河口  
 村接入故道二里四步墾地十有三里六步五里墾地十有三里六步  
 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并補築四里減水河口  
 南岸豁口通長二里三十三步其壩築河口前第一重  
 兩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而廣二十五步其壩築河口前第一重  
 椿樞實以土牛草葦雜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  
 言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齒岸浪者也  
 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

隄長四里兩隄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奇高廣不等通高六尺計高一丈五尺補  
 築舊隄者長三里二百有五十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五尺補  
 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四里  
 減水河南岸豁口四去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其是塞  
 黃陵全河水長十有四十里七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  
 十有二里百五十步內翔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  
 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內翔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  
 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西岸隄長四百二十步趾廣三丈高五  
 六之一接修入水西岸隄並行作西隄者夏人木工微自靈  
 武作東隄者漢人水工微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石每歸  
 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  
 十步又以曳婦索綯經三寸或四寸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  
 間復以竹葦麻檉大綫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  
 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寸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  
 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  
 而嚙於眾衆力舉用大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  
 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為接索轉致河濱選  
 健丁操管心索順埽以立踏或掛之臺中鐵貓大轆之上以漸  
 繩之丁水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  
 土掩其上復用土牛雜草小埽管心索渠中為獨厚先後隨宜修  
 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五為獨厚先後隨宜修

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  
 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  
 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絡其兩旁並埽  
 密下大橋就以竹絡上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  
 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  
 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或二雜廁其餘管心  
 案之問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雜廁其餘管心  
 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貓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  
 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  
 大椿分折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  
 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  
 廣不等長十有九里七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  
 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  
 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  
 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  
 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隄  
 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四埽間以管絡成一大隄長二百  
 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而高八丈有五尺其顛至水而  
 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丈有五尺其顛至水而  
 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中流廣八丈有五尺其顛至水而  
 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通長二里四十三步亦顛廣四步趾三  
 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九里四百六十步內翔廣四步趾三  
 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四百六十步內翔廣四步趾三  
 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四百六十步內翔廣四步趾三

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善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  
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已道故河  
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  
恃決河勢大兩河爭流近故河口因淤故道前功遂險難  
故河且行或遲恐水盡傷入決河因淤故道前功遂險難  
下思且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  
精前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  
艘前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  
大索後連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  
礮之舟或以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  
釘合之復以婦密布合千板以上或二重或三重以草石立  
之復縛橫木二道於桅皆頭以索維之用竹編色夾以草石  
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以木楫使岸上捷故河  
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并沉過決河木怒溢故河水  
增卸重更水簾令後復布小婦土牛白關長梢雜以草土各  
隨宜填築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木基趾漸高復卷大婦  
壓之前船勢畧定時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舉中置竹絡盛石  
分香其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婦三道並舉之法第以中流  
並婦置柁繫纜四婦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  
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是於先卷下大婦約高  
步勢迫束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則於先卷下大婦約高  
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

難疾勢撼基裂欲傾俄遂解  
八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動  
難疾勢撼基裂欲傾俄遂解  
八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動

已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欄  
婦之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婦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婦之前後  
以鋼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婦之間壓以土石自闕士牛  
土相半厚薄寡多相勢措置婦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  
閉之龍口長二百七步前婦之旁每步置一礮軸以橫木貫其  
者穴石立木如比稀蘿前婦之旁每步置一礮軸以橫木貫其  
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對龍尾大婦使  
夏秋灑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  
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  
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丈四尺南岸護堤一道通長百三十  
步南岸護堤五尺頭通高七丈四尺南岸護堤一道通長百三十  
步南岸護堤五尺頭通高七丈四尺南岸護堤一道通長百三十  
隄長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里五步曹州板城補築  
不長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里五步曹州板城補築  
十五里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里五步曹州板城補築  
水月隄高廣不等積修計二里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  
七千榆柳雜植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八百萬  
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一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

幸輔五

續弘簡錄卷十五

五千葦席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鐵索小大不等五萬七  
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萬鐵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  
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楷扶椿鐵  
又鐵吊枝麻塔火鉤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  
衣糧工費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  
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物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鉗有奇計  
役也朝延不惜重費不尚爵為民辟害魯能竭其心思智計  
之巧乘其精神瞻氣之外至正河防記俾職史以報君相知人  
之明故於平河證且欲後之任事者知所取法云

冊曰天災民怨揭竿大呼元自當亡非魯之辜水歸故道  
莫此具區以云名亂抑何其愚

續弘簡錄卷十五終

